第二冊目録

三　宋別集三

四　宋別集四

西臺集。畢仲游撰。二十卷。

卷五

卷九

卷十二

卷十八

溪堂集。謝逸撰。十卷。

卷三

竹友集。謝薖撰。十卷。

摛文堂集。慕容彦逢撰。十五卷，附録一卷。

卷四

卷十三

六　宋別集六

七　宋別集七

雪溪集。王銍撰。五卷。

斐然集。胡寅撰。三十卷。

八　宋別集八

九　宋別集九

東坡全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御製讀東坡全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為經濟匡陸應避席竄謫炎瘴鄉山水娱朝夕佳句出貿皒用東坡句道義足困戹雖多放浪言要不離忠赤㴱趣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戚同然思之惝然惕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黄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搢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己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黄之右牢圄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

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謡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啟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于列郡浹厚德于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啟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于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佇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筆舌難盡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竊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

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于内者皆效節于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葢近古之制兵農混于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濶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

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蘇詩補註　　別集類二 北宋

後跋

先世父篤好東坡先生之詩以施注編年不甚分明而踳駁繆盭間或不免覃思積力搜釋融洽餘三十年而乃潰於成藏諸篋笥未嘗以示人也遭值家難余年十二隨侍請室世父諄念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聚恐一旦溘先朝露將淹没不彰求其人以付之而未得既而世父蒙

恩超雪余侍先人遠戍長安乾隆元年余兄弟復蒙
特恩赦歸井里距奉伯父之諱已九年于此矣流離顛
沛之餘東西奔走慼慼靡騁九年偕仲兄游維揚
擕此藁謀諸好事迄無將伯之助既余筮仕武陟
偏災見告陽武河口衝決竭駑駘之力補救不暇
迨被論南還謝絕塵務校理舊業正其焉烏訂其
闕漏先世父遐搜廣覽之苦心未敢云窺其底奧
然是書之本末亦麤畧完備已歲在辛未

翠華南幸迎
鑾袁浦即以是書繕本上呈
乙覽蒙
恩賜緞四端書留
内府誠人臣不世之遭逢而先世父畢生之精勤九
原可以稍慰矣客歲遊楚是書仍携諸行笈巨浸稽
天驚風激浪一舟掀舞囊幐盡濕書獨安然無恙
自吾世父之渡淮也軒窗盡裂而是書拔洪濤濁

浪而出與今正同豈精靈不泯有神物呵護之耶今將開雕于廣陵客舍適武林杭堇浦太史來主講席重煩勘定體益加潔例益加嚴是書一出洵蘇氏之功臣施家父子之諍友哉回憶圜扉土室之中耳提面示顯然猶在目前歲月蹉跎人事非迕余以不肖未能荷承先業閲三十八年之久乃得節衣縮食辛勤以竟成此志撫今追昔不禁其涕泗之横集也猶子岐昌世父季孫也勤學不倦

以詩世其家學方任校讐之役遽以病殁從孫祖香踵成之句櫛字比以助余之不逮仲兄七倫先生為是書劬勞擘畫旁皇終夜絀於力而志不得逞異日得返舊廬荒村老樹之間繙書聽雨釃濁酒以酹先靈兄得弛其負荷擔可以啟顏而笑矣乎

欒城後集卷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三宗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

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
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
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
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
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
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

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
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
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
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欒城應詔集卷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葢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

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絶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强盛夷狄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

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榖鄧夫榖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

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
之說也

山谷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山谷詞

醉落魄

茶詞 載草堂詩餘補入

紅牙板歇韶聲斷六么初徹小槽酒滴真珠竭紫玉甌圓淺浪泛春雪　香芽嫩蕊清心骨醉中襟量與天闊夜闌似覺歸仙闕走馬章臺踏碎滿街月

豫章先生傳

豫章先生諱庭堅字魯直姓黃氏其先婺之金華人六世祖贍以策干江南用為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寧縣贈生玘玘生元吉元吉始卜築修水上塋兩世于山中遂占籍焉元吉生中理贈光祿卿中理生湜贈朝散大夫湜生庶嘗攝康州贈中大夫公之皇考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

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大師文公才之留再任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先是眉山蘇公子瞻見公詩于孫公莘老家絕歎以為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差知吉州太和縣改授宣德郎太和號難治公以平易近民民亦不忍欺會頒鹽筴諸邑爭授多數獨公平平耳大吏不

恍而民安之到官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公奉佛最謹
過泗州僧伽塔遂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但朝粥
午飯如浮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序遷奉議郎哲宗即
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館未
幾除修神宗實録院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
著作佐郎朝廷數議除美官為言事者所梗不果又遷
朝奉郎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録書成
當進一官丐回授母夫人李朝廷從之遂君安康邵公

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卧疾彌年公晝夜視顔色手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疴痒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厠牏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毁過人得疾幾殆既還塟因廬墓側終喪先是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瑋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録云服除除祕書丞集賢校理同修國史辭疾乞守太平除宣又改鄂未幾管句亳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録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别駕黔

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自若投牀大鼾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喪休戚芥蔕其中也至黔寓開元寺摩圍閣以登覽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俄以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公一不以介意與後生講學孜孜不怠兩川人士爭從之遊經公指授下筆皆有可觀今上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到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為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

而罷管句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公風韻灑落胷中潤
踈初無怨尤談笑諧謔或以忤物蓋嘗忤趙丞挺之而
希合所不屑也公往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
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
隷宜州雖被横逆未嘗一語尤之浩然自得也崇寧四
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宜州寓居年六十有一大觀三年
十一月歸葬雙井祖塋之西先配孫氏莘老之女封蘭
溪縣君後配謝氏師厚之女封介休縣君一男曰相一

女曰睦嫁將仕郎舒城李文伯公學問文章天然成性
落筆妙天下天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
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
相高號四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爲高而
公之文尤絶出高妙追古賢士獨後輝前晚節位益顯
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遊灊皖樂山
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
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云公楷法姸媚自成一家遊

荆州得名本蘭亭愛翫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殁後人爭購其字一紙千金云

史贊曰自李杜没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幺麼骫骳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億字大年始以文章莅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鬭果為工號稱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絶唱

王文公推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才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文獻通考

太常寺議謚

朝奉郎新除太常博士陳緯譔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葢言者文也德者實也德稱乎文則文之著乃實之形也無其實而有其文抑末矣太玄法言子雲之文度越諸子而卒無以葢其美新之失河東之文雄深雅健而比之匪人終身不悔又奚足道哉黄公以文名世人知其磊磊軒天地者此也不知其貞履實踐卓乎不可企及非吾夫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乎初蘇文忠公見公

詩于孫公覺座上後過李公常于濟南見公詩文以為超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大振世以蘇黃並稱然公之學奚止于文哉紫陽朱文公讀東都事畧惜其好處不載具稱公為孝友蘇文忠公記分寧祠非徒曰瓌瑋之文卓絕當世而又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則公之平生凡性分所當盡者眞無毫髮遺憾矣濂溪周夫子闡明道學上接孔孟不傳之祕世固鮮有知者雖以清獻趙公亦幾失之眉睫之間而潘公興嗣銘其墓又止

以善談名理稱之惟公知其人品甚高光風霽月用一語獨能形容有道者氣象惟賢知賢則其為元祐史官也荆公勿令上知之語陸左丞隱而不書公爭辯甚苦辭氣壯厲至目為佞史紹聖間羣小用事追仇元祐史官詔拘幾縣以報所問衆竦惕失據公隨問隨荅弗惕弗隱而謫黔徙戎頓谿萬狀畧無幾微見顏面其為承天塔記也部使者阿順風旨萬千交扇遂有宜州之行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見者謂公無愧于東都

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公又默誦大書盡卷乃止則胸中浩然不衰者抑亦可想見矣公之所學如此守道守官如此公之處生死禍福如此信乎其為有德之士其可與操觚翰詠聲音䜌采色者例之乎雖自繼述之論起公在黨籍卒為罪首然自紹興以來褒貶有詔一時之屈百世之伸也夫復何憾獨易名之典缺非所以表前哲而風來世謹按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皦日之行天終古不

滅非道德博聞不及此公之氣節愈挫愈勁如精金之在冶百煉不磨非能固所守不及此請以文節謚公宜無歉

考功郎覆議

奉議郎尚書考功郎兼崇政殿說書趙景偉譔山谷先生太史黃公名配蘇長公當與穹壤相弊既沒幾二百年節惠未立茲非聖世一闕典與屬有請于朝下太常議謚文節移考功覆議議曰夫蕭條澹泊者性分之真

而嗜慾深者天機必淺是道蓋出于山谷先生有得焉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抑嘗遡先生心事而得其所以本然者爐香隱几萬慮煙消木落江澄本根獨在其遺物自得雖覆却萬方陳乎前不足入其室故翱翔殿館澹然江湖斥死窮山而頹然物化孝友之行瑰瑋之文非性天之發妙理之寄也所謂御風騎氣獨立萬物之表蘇長公之言于是乎信尋類取稱文

儷以節以易先生名太常之議是謹議

山谷祠記

前賢之表薄俗之敦也玆祠是已皷舞斡旋之機微吾人孰與于斯獷而競力吝而嗇施寧之俗舊矣忠節凛凛仁義藹然寧前後又不僅山谷先生一人風雨晦明鷄鳴喈喈吾民秉彝之天奚俗之能泯忠無揚飛雲之大風破頑陰之震霆爾按文節謚議先生文墨之瓌偉妙絕姑毋論已如蔽上謏史之斥鼾寢自若及荒幸災

之竅幾微不形夫何胸中浩然之不衰又如爐香隱几萬慮俱消木落江澄本根獨在又何頹然之不化于物茲其御風騎氣脫屣埃𡏖之表回視薄俗真猶鵶雅之嚇鵷鸞燕雀之笑鵾鵬也天下惟風以動之樹此風聲民何迷之不感俗何澆之不淳茲祠刱于寧嚣甫靖之時主之者欽差巡撫都憲林公俊贊之者分守分巡王公綸王公純承之者郡守山陰祝侯瀚二守新安江侯昌而始終成之者節推蘇軏虞山陳侯察勒石紀之者

州守葉君天爵也林公氣節雄天下二王公亦然祝江
鳳三侯洎葉君皆江右守佐志操之有稱者則茲祠之
[illegible]并先生千古一類人物鼓舞斡旋大風震霆其關係
豈小哉弘治癸亥六月始工是冬十二月訖工材撤諸
經祠出諸勸助有祖入以永其繼有裔孫以守其祀州
義士王庭蕙陳濳查仲春協力周旋其事云弘治十八
年乙丑秋九月中旬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知制誥前經筵日講官會

典副總後學南昌張元稹譔

后山詩注

別集類二 北宋

后山詩注原記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幼嗜学行其所知慕古學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敕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與來見特薦於朝而

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頴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斂朝廷

特賜絹二百匹賫與往來者共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先生終自謂不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授衍曰先人實知子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十二年固未敢忘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藁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

六十五篇文之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揚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于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

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于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益以不朽為幸甚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别涪翁於荆州翁曰陳無己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

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予有意學問不可不住掃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師賢士大夫出涕相弔曰無己亡矣雲驚嘆失聲痛恨無窮洎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珩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至寶不沒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

能顯傳其書卒以泯滅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擅先生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絶人不茍徇合故能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凛凛增慕然先生之道必昌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濟南集卷八

宋 李廌 撰

德隅堂畫品

靈惠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世所謂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儀嚴毅然挾彈遨遊僕隸整整有功成廟食之氣

畫品書後

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廌所

評皆襄陽隨軒槖中品也德麟以文章名于時鷹聞其名於薦紳士大夫間葢十餘年比自龔隗將道漢沔東適吳粵遇于荆州留連餘半年中間從德麟徜徉山水為觴詠登臨之樂無日不然遇佳興則取諸畫次第觀之鷹每有評說德麟曰子姑識其語予將質之于他人鷹曰畫之為伎下矣能求其意何足道哉然知其說者或寡能盡其心求䑛筆和鉛之際筆墨心手相應於繪素之初則靡有不得之矣後之觀者嘗試以鷹之說而

求之元符元年七月既望襄陽北津舟中賛皇李廌方

叔書

附

李方叔初以文章肸照一世其氣韻高遠鑑裁明當決不待試而後知每展書畫目所寄處便了妙境余最喜為畫出所藏謝東山嘗謂政索解人不可得每於方叔始無此恨故所品畫語勝理詣翰墨娟秀讀之未必見畫而横陳目前當與吾家諸畫俱入秘篋或留子孫或落人間皆為無窮之玩元符元年七

月二十一日襄陽官舍趙令時德麟書

樂圃餘稿　　　　別集類三　南宋

樂圃餘稿原序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為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德於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圃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惟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剪為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乞

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講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獘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鉅藻恐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為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傳伯父為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于卷末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致文名族多為今代顯人必有博

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備
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樂圃餘稿附編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
隱居求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為樂圃先生元祐初諸公
論薦特起於鄉校後召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
留別云搢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為儒林光但恨出處不

齋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禄於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大夫莫不歎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虀鹹困京轂一竿風月負滄浪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盧醫照髓難迴數楚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鵷鸞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薄張斂叔云薦禰未霑新禄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

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户誰使潛然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為爾樂圃風烟安在哉一醆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嘆其出仕而不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絶意仕宦侍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為事常友天下士授春秋於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賛詩有説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自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集古今

文章詩詠為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賦辯表章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圃集平生尤邃於春秋故掌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於人閒先人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書不賢於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教以義也遺之以財是教以利也樂圃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鉅公及諸賢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

酬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為樂圃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家庚戌春敵人侵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竄身於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為煨燼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不為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領重兵擇將守付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與共守悉不為去計無何叛將悍卒陽為備禦而陰實結連周

樞湯守相繼而適是僅閉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於毒焰可不為之大哀邪嗚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於一時其著為空言者又不得流傳於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圃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滌磨於牆壁間尚可覩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耆德宿望耆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

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於士大夫於先徳不爲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圃諸弟姪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與無怠厥志紹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通判嚴州軍州事朱紱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

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示筆削而昭勸戒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襃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假卜商不能措辭卓

哉大經孰明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猜之
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
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
其淵源未免互有於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
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逌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
紹青甑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
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宫鼓篋

授業者每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翺翔芸閣之雋遊紬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於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維皇帝陛下大一統于剏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

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科名於俊域屢叨講習於王宮尋常不墜於箕裘監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部條之暇自貽傳癖之譏况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

策謹賫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俾於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演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演山集附録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黄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都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程瑀撰並

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炫燿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况能取知於鄉黨乎見知於鄉黨者益鮮矣况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子之聖而易于其鄰子路之賢而慢于同門之士自是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咏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玩古作為文章脩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之第一而聲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廷

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以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
黄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于傳注或不見聖人指
歸而隋唐以來宭束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
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
此非偶然也公諱裳表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
延平曾祖曰䕶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
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
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大宗正丞

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爲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塘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歸始延年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第享

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䘏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𤧤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于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奥見于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遥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鋭進而不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甞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天

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
箭手趫捷勇健敵人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
東南城池頹毀無戰守具萬一奸人竊發懼無以制在
禮部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于天下公謂宜近不宜
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
後公私煩費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日後敵
人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
廷老于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決於

財利甫終父母喪舉貲産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笥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于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叅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騖者公獨漠然無繫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與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

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于朝奉大夫知嚴州休寧縣仲曰玘終于承奉郎監管真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于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修承議郎河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綬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簽判李悱七女婿也詳蓋兩娶云公既葬十

有八年玠謀墓道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
見屬予念幼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遊兩學
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蓋樂聞之于是著公平生而系
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劒龍蜿蜒　演山崇巔　棲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粲　操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聚著蔡　立言世傳
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閒然

孰謂公死 翛逝仙還 藏棺深竁 扳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書演山先生像後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某撰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盖物生于地精成于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繫紫微天官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黄公冕仲之道

號公世爲延平人在熈豐間以文章鳴方未第時曾作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宗酷愛其文以爲場屋遺才無何由鄉舉策試于廷遂魁天下頗愜聖意雖經事五朝綿歴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葢必有所授之也素愛桐江之大明洞俾主僧作草菴于其側將爲棲息之地遂以紫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得嵩陽之說于其兄總幹基仲即書其事牓于洞中且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火曁丁卯歳公之幼子純中得

漕司屬寮巡歴過邑欣聞其說遂趨洞中恭拜焉且屬
予叙其事鑱諸樂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擬得其兄總幹把言嵩陽莊念祖所述方
外志載張伯端政和中通名謁黃晃仲於延平繼使
人寓書于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黃晃仲本紫微天官
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
耳潛耀者三則平叔晃仲雕陽于先生晃仲曰紫元
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胡因書其

事寘于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像于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于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温厚爾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

生之子孫毫聯縷緝次為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賢太守乃端明黄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覬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判之學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正舛訛挺覯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

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為時蓍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生平出處之大節而景慕之異時登巍科歷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

自娱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于世者人竞以抄錄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聚幾三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塘會兵亂陷圍城中悉皆散亡比冦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賢删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先哲去取然皆自得于胸

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爲六十卷迄乾道改
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爲軍學教
授惜其文之不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
之永久爲學者矜式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
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

西臺集卷五

宋　畢仲游　撰

乞捕盜支賞劄子

一捕盜之法遇有賊必立重賞購人緝捕立賞既重則宜人人關用智力以應賞格然州縣每有盜賊更一二十處未見有賊因賞而敗者此非重賞不足以捕賊葢州縣給賞須拘條格每有人捕賊到官留連勘鞫近者一兩月遠者須半年一歲等候獄成然后檢坐條格支給賞物其該賞之人捕賊到官經隔歲月未有所得或

者過狀陳訴遷延詰難方始得賞其甚者則勾追往返
取問捕賊因依拘繫一兩月費用錢物方始得賞其人
居家各有生計因官司勾追理會賞格往往暫廢經紀
設使賞格不行反成失所故皆謂官司立賞雖重及至
獲賊未必如數皆得縱得所賞亦留滯別有妨廢以此
人人無意捉賊雖見榜揭視為空文今欲乞令州縣各
預請賞錢在逐處收掌遇有盜賊曉示數目召人緝捕
如獲到官見得委是賊人別無虛偽未勘得賊人情狀

先取問捉獲因依不候結解令州縣先次保明給賞與捕緝之人不得淹延追擾如此則小人雖不知理義但見捕賊入官別無留滯便得重賞更相傳告宜有勸慕人人關用智力捕賊以應賞格故立賞在信行賞在速立賞不信行賞不速不足以使衆非惟今日之當爲葢亦古人之常事

再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近兩具表陳乞外任伏奉批荅不允及傳宣問諭袛

荷眷寵不任感懼伏念臣備員左右荏苒歲久無補國政有妨賢路虛叨祿位臣實自知雖聖恩曲賜包涵而天下豈無指議每一念此寢食不安所以引義自請祈解重任況今朝廷清明內外無事此時求退非有所避伏望天地之度父母之慈哀憐允許除臣一外任瞻仰宸嚴期於得請

附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藁劄子按此篇係畢仲衍作永樂大典附入西臺集中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九卷第三頁今因宋代官制所繫仲衍無專

集可以編次謹
從原本附錄

伏以周官冢宰之職常以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而其屬小宰則以敘受羣吏之要而宰夫則又以八職待王之詔令其為攷治計功莫不用此所謂八職者自旅以上其治有三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長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葢六官之正皆有要以考其屬之治而冢宰則總六官之要而考之所謂受其會也王然後察冢宰之所

受而廢置誅賞之可謂約而詳矣以此論之周官之所
謂要會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由漢至唐曠千百年
莫知議此故有决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創自睿意
俾加纂集臣以單見淺聞濫與編次重以有司凡目多
所未講𣴎詔取索或無以應擿摭攷究僅就卷帙凡為
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行分為六卷内事目多仍分
上中下共為十卷深懼編次失當不足以仰塞詔㫖謹
具藁進上如可編寫乞付中書門下令臣依此投進取

進止奉聖旨令各寫一本納執政仍相度分令諸房揭
貼右劄付檢正戸房公事畢太丞元豐三年八月十二
日

第一卷上

文武官員官目附　　文武職員職目差遣附

轉官資級料錢選人官附　　流内選格攝官流外附

第二卷上

第二卷中

諸路上供　諸路進奉

應副諸路　抛買從抛結攬附

漕運造船四　排岸附

商稅　酒麴

茶鹽通商官賣路分附　香礬

房園　坑冶

錢監行使錢銅錢路分附　市易

市舶　榷場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將作監買竹木附　軍器監都作附

都水監淤田官庄附　文思院上界

文思院下界　祗候庫

御廚　法酒庫內酒坊附

炭場

西臺集卷九

宋　畢仲游　撰

上蘇內翰三首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遇厚知獎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即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泰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

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返成稽緩愧恐何勝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禄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禄食既已到河東即欲叙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而適當新泰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畢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為竿牘之問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才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諒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問于左右竊想即闕聽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路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辰伏覬上為宗社精調寢餗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至

西臺集卷十二

宋　畢仲游　撰

興龍節僧寺開啓疏二首

鳳歷司時敬順大冬之候燕謀啓聖慶逢元后之生敢

因甲觀之期虔奉法王之教儼莊嚴之金地誦祕密之貝文茂契真乘仰資睿算伏願皇帝陛下儲神蠖濩體道穆清百順業臻萬靈右饗合離明而並照如日方中享椿歷之大年與天無極

鳳鳴當律應大呂之宣和龍德正中合重離之繼照屬誕彌之令節爰大啓於真乘憑覺路之勝因致封人之善祝緇流並集梵席載嚴課最勝之祕文益無疆之睿算伏願慈雲高蔭法海同流恢貽燕翼之謀鞏固盈成

之算惟天為大均覆燾於羣生如日之升永照臨於萬
國

道士開啓疏

神策授符對三靈而錫羡眞樞蘊妙奄萬物以居尊屬
震夙之元辰希音徽而昭事式陳淨醮祇協明科祈道
蔭之有孚祚帝齡於難老伏願皇帝陛下與天函覆如
日正明寶系宏開眞風允格羣生在宥共瞻北斗之尊
諸福畣來永固南山之壽

興龍節樂語

祥標虹渚祐帝德以開先夢兆日符續炎靈之丕赫矧嘉平之紀序協睿聖之昌期震動休符昭明鉅禮萬靈嚮答列辟歡騰延景算於無垠對上天之有相號為慶節永洽純禧恭惟皇帝陛下思道穆清纘圖丕顯體三儀而建治合九敘以成功駿惠先猷導迎嘉貺甫更嚴律允屬誕辰樞電焜煌夙契聖神之會霈雲覆露普覃慈澤之均雖重譯之異方亦後天而同禱諒符人欲多

錫帝齡如日月之常升與山河而鞏固誕膺神冊永執乾符長發流祥遡瞻於濬哲華封善祝欣戴於聖人臣名肄伶官恩霑帝力處雖匏繫心與葵傾遥望天庭敢陳口號

王母隊樂詞

燕禖流慶表出震之昌期虹渚開祥協承乾之景運神人聳抃華夏謳歌類葵藿以傾陽仰雲天而致祝恭惟皇帝陛下德參天地道貫皇王茂膺六聖之丕基昭顯

百年之成憲人歸忠厚國以太平凡居覆燾之間率躋仁壽之域某生逢盛旦幼慕僊風瞻望闕庭敢陳口號

王母迴筵樂詞

某生居樂土早慕仙風屬舜治之賓門效堯民而擊壤矧慶誕生之節獲親錫宴之慈調金奏以在庭燦弁星而滿坐芳樽屢把妙舞宜陳上奉清歡伏祈靈貺

信陽軍筵設樂語

伏以校讎天祿子雲早著於聲猷厭直承明莊助常均

於出處況身有太平之畧世傳忠孝之名見義則為所
居何陋伏惟知府龍圖有古達節為時真儒智不自謀
動思及物螭頭簪筆早偕侍從之榮烏府上書大正朝
廷之體厲忠誠於皦日比得喪於浮雲天下想聞其風
廷臣無出乎右比違邊瑣暫建軍牙部伍懷思虎符犀
節封疆候吏簞食壺漿處進退以無心履中和而有裕
衣冠動色如仰高山父老行歌自成樂國第恐鋒車之
召不容鈴閣之閒化此一方期在旬日玉堂翰墨未賒

内相之行道院琴樽姑盡爲邦之樂敢陳口號上悦懽誠

樂人迴箋

某聞周家忠孝篤燕好於嘉賓舜治文明賫𢽾諧於庶尹粤千齡之慶會贍一德之元臣歡備金匏澤均父老伏况某官受材博美毓德中和休有家聲挺爲國器懷真儒之遠業抗直道於端明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乎右動思及物蓋竒節之可書智不自謀雖古人而無

愧承宣上德協致太平屬鳴社之亨辰盍充庭而飾喜

籥䙝座儼篇吕音諧上悦台顔樂部獻曲

萬壽樂入隊

問隊

適見瑞烟馥嶺仙羽飛空儼霓帔以成行鏘佩環而戾

止蕙風飄拂綵馭徘徊合有由來分明敷叙

答語

某等桂籍遺芳瑶池末系採蓮拾翠曾同江浦之羣嬉

回雪驚鴻幼學楚宫之妙舞偶興龍之錫宴類翔鳳以來儀側聞絲竹之載揚頗識簪纓之共樂願陳薄伎上侑清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遣隊

鞠場雨過金埒花飛已呈回雪之容難駐追風之儁嚴城向暮逸駕爭先再拜旌墀相將好去

祈雨文

方夏旱暵秋穡可憂饑疫已萌餓莩在道嗷嗷之衆匪

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為苟緩無救

祭羅山府君廟文

近以家有疾病奔訴乎神者再焉亦既痊除知神之賜不腆再訴之禮恭奠祠下尚有後禱神其鑒之俾得居此以事神則敢不奉承重謝靈貺

省祭文

聰明正直民物所依惟時仲春厥有常祀蠲辰之吉將

以至誠神其格思副兹明薦

省賽文

國家拓土九城執俘萬計乃頒聖澤共慶神明申命庶邦敬修祀事謹涓吉日以答神休

告諸廟文

華原郡介於漆沮二河之間怒濤奔盪侵薄城郭新葺壞石培而復剞日朘不止斯民將魚今晝地鳩工繕完凹缺因其順下之性俾就如弦之轍爰諏吉日載興畚

錫惟神其相之

淮南謁廟文

某被命改使淮甸嘉與境内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祠下凡夙夜怵惕盡心以稱神之明德者請自

兹始

京東謁諸廟文

某被命改使山東嘉與境内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神伏惟尚饗

謁鄭州諸廟文

某被命假守於兹至之三日以禮告神而布其即事之意者州郡之常也矧廟食一方民所赴愬茍事神不至則民罹其咎敢不夙夜惕厲盡心以稱神之明德庶幾民無咎焉

代壽州李卿祭諸廟文二首

國家奉天宥民期於靖治神為有道以相我國家咎異之至憂實同之今孟夏初吉物生卷懋而天示告戒將

勤於三光之明故朝廷亭大號解繫因以應答天意更詔守臣稱舉常祀牲牢品餘皆國所嚴惟神之明尙克相之

古之爲治者患在奉神之弗蠲訓民之弗迪今天子奉神訓民罔敢有懈庶幾於太平而亢暘之氣久而弗還故大啓其室以延太一之祐敷詔方內蕩滌冤繫惟神著在典禮邦之常祀宜有豐薦以協祉福於民盖天子之命也

祝春牛文

神處震方而奠位助木德以行仁主此熙春標於祀典神其順布載陽之氣緩翔解凍之風民阜歲成緊神之賜

西臺集卷十八

宋　畢仲游　撰

遊子

遊子俛眉思歸如飢薄暮雨止歸雲同歸借問遊子歸將安之有笑無語驅車騑騑

溪堂集卷三

宋 謝逸 撰

題墨梅

朝見一枝吐暮吟踈影寒亭亭不解語助我青毫端毫端直似林逋鬼千年萬年作知已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

竹友集

別集類二　北宋

竹友集原序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臨川去幼槃之末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

寧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耳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摛文堂集卷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朝散郎提舉永興軍路學時可工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内外考厥官屬必求畯良惟爾接學雍郊士論嘉尚召寘起部俾程百工往務欽承副予甄獎可

摛文堂集卷十三

宋　慕容彥逢　撰

汝州交代郭内翰先狀

右某祇膺明命獲剖左符久勤望履之誠茲假繢貂之

幸載馳長道已及近封行遂參承預深欣慶

沿路先狀

右某赴官支郡假道大邦久勤鄉往之誠茲遂參承之幸歡欣預劇敷叙奚殫

謝先狀

過沐隆私特貽華翰永言欽佩罔愉誠悰

赴闕沿路先狀

右某茲馳廣陌將邇高閎敢修竿牘之儀少布腹心之

懇瞻依正劇欣慰預深

代謝向大王轉開府啓

榮奉殊恩寵陞峻秩儀均臺輔品冠文階帝詔誕敷物情均慶伏惟某官性資淳懿氣守中和貴列戚藩夙著清通之節賢為國器居多謙抑之言聲猷愈隆眷禮增渥迺自將旄之重進兼公衮之華其叨備樞廷阻趨賔館偶缺修於慶牘致先辱於台書感悚交深敷陳曷既

謝錢駙馬加開府啓

清輝絶俗令德映時毓秀儒林早擅藝文之富揚芬戚畹動遵禮法之嚴

題長生妙訣後

政和六年季秋朔大享明堂祀上帝具以刑部尚書攝初獻同亞獻禮部尚書姚伯受奉俎兵部侍郎宇文仲達前一月致齋於祠所佇達語及養生手錄此書示某戒[illegible]非人勿傳云

宋 慕容彥逢 撰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篆元祐二年正月十六日生崇寧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享年二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錫故鎮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稟故襄州觀察使襄陽侯謹誌

宗室故前右千牛衛將軍墓誌銘

宗室田之字耕道深州團練使承訓之曾孫昭化軍節度使馮翊侯克孚之孫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叔建之第四子也母曰永安縣君晁氏熙寧二年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勲上護軍爵開國公崇寧三年坐法廢五年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鄭氏封仙源縣君先君一年卒子公式三班奉職三女在室銘曰名秩之寵自其幼時終以無祿嗚乎可悲

給事集　　別集類二北宋

按本傳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中更兵燹蠹其存者為五

曩從劉考功公戢借抄二劉長史合集元禮只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康吉人抄此本見寄乃得其全竹垞老人識

眉山集　　　　　　　　　　　　　　別集類二北宋

眉山集序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疏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詩能文柳雖少

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於債然能學道自勵贖咎湔非其文攻砭世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予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

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奕棊於一橘可謂小乎其胷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違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于後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此

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盍類子厚予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為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田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為醇佗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誠豪傑之士太學誠賢

士之闕哉子西與予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世間法予謂子西金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于思業精于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孰神之機為是故也學者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為法宣和四年五月朔日鄭總撰

眉山集原序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於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諔詭連犿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非隱非仕不以萬物之變易北窻之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益高自日

蓋困折家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殁且無子令其傳非以書故耶先君視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存而太元不傳他日徒困其書之遺質諸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寧間皇太父淹有威名於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荐諸朝不報其徒蓋與蜀先張氏蘇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

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繫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孟軻氏而絜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章皆懲世浸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大雅之音厭服于人久而愈信今其傳如存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崇觀以

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亦其非幾以自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殁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携東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自方擠亦且死而其言彌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閥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先君殁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之嘆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

何如哉復何如哉紹興己卯歲立春日左朝奉大夫權

知饒州軍州事男文若謹書

忠愍集卷三

宋　李若水　撰

奉使太原途中呈王坦翁副使

舊持漢節媿前人消息傳來苦不真五鼓促回千里夢一官妨盡百年身關山吐月程程遠詩界含秋句句新孤館可能忘客恨脫巾聊進一杯春　案此詩原本不載今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

龜山集卷四十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焕浮舟跨雲行冉冉躡星漢烟昏山光淡棹動林鴉散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饑悲鳴垂其翼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幂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羣驚風暗沙磧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一

回福建黄運使啓

伏審運使大夫光奉宸恩遠臨閩郡方下車視事之日有褰帷攬轡之風士民歸心江山增煥顧兹衰病方託庇庥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具為感愧罔既敷宣

梁谿集附錄

李忠定公謚議祠記祭文輓詩畫像賛總錄序

矣天下之公論出於天下之公心小人無公心君子有公論先太父歷事三朝在政宣則論水災而贊裨議在靖康則卻敵騎而全都城建炎中興首居相位則進忠賢殛僭偽寬民力變士風積穀儲財招兵買馬罷絕通和專務繕守逮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衛關陝南葺樊鄧誓將不去中原必還二聖其大忠大勳固已貫神明而塞天地天下匹夫匹婦莫不知之然當其進用也言未盡行功未迄就而竄責隨至政和

則有沙陽之貶靖康則有寧江之行至建炎則竟竄於萬里鯨波之外其後雖皆復名用而瀕於九死已屢矣蓋其生也忿惡忌嫉之方殷小人各以私心而讒譖之故也逮及薨謝也陳詞而祭哀歌而輓遠者數千里重者至再三而詩篇或累十數鋪叙紀述顛末畧同後數十載表祠者為之記奠祠者為之文瞻像者為之贊天子又命有司節惠來上而太常考功得以大書特書定錫今謚視前之歌詞於其大節愈益章較蓋其没也忿

惡忌嫉之已釋君子得以公論而發揚之故也自古及今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而小人嘗右君子嘗左故治世少亂世多使大丈於三朝眷遇之時在廷而皆君子則公論明於上不惟其身安於朝堂國家寧復有戎敵侵陵之禍哉而政和則王蔡主開邊靖康則唐耿主和議建炎則汪黃主偽命且力進還避之謀皆得政用事其徒實繁志趣不同怨惡忌嫉無所不至一時公論壅遏於下故忠愈著而身愈危勳愈高而謫愈

遠而南北竟以分裂蓋棺之後君子有意於斯世者始
咨嗟太息托諸空言以抒風憤則末如之何矣然公論
者天理也小人雖能屈之於一時君子必能明之於萬
世在公論終不可得而泯顧小人亦何利於此哉剝之
上九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大父釋之曰小人之剝君子能剝其身使困窮以至天
下危亂而已豈能剝其道而絶民之思哉小人以剝君
子為利而不知所以為害剝至於極天下危亂則小人

亦無所容其身矣其所以剢君子者乃所以自剢也覶大父與王蔡唐耿汪黃之事不其信與大父之㒺也軷奠哀詞凡數百篇先子錄藏於家大有今擇其深切著明者並集謚議以下得六十有九篇合為一袠鋟木傳世使覽者知小人之私心卒不能勝君子之公論而大父之忠勳雖當時見揜而後世愈明非敢為私家幸益重為王國惜也始大父之謫沙陽蓋自左史了翁先生貽書即許以狄梁公及李文靖王文正事業又於曹大

父衛公書問及奠文中數數稱述晦翁先生後大父之沒三十有七年而敘其文又十有一年而記其祠序則論天人氣數之相盪記則述君臣義理之本然感慨發明殆無餘蘊兩先生天下公論之宗主也故大有哀次大父既沒諸君子所述於廷議錫謚之外取詞記以為之冠而特盤以大父存日了翁所遺書文者蓋欲得兩先生之言為一編公論之終始以垂信於後世至於晦翁先生之序則已並正獻陳公之文刋諸奏議篇首云

嘉定元年十一月朔日孫大有謹序

梁谿集附録

謚議

葉適

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斡离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敵以退郤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

再至皆為同列沮之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路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繫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敵不敢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

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其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敵人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敵人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

公爲畧而踈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鋭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禄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没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稱管仲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考

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覆謚議

宋之瑞

議曰當禍變搶攘之際有能忘身徇國謀定大事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誠可謂不世出之材矣然而功業濟否關乎時毀譽愛憎存乎人要未容以輕議故孟軻論

創業垂統至成功則歸之天而揚雄荅或人是非之問亦以謂衆言淆亂折諸聖審乎此則故相李公之行事可不待校而明矣公平生大節載之信史論諫匪躬形於奏議至於釋誣辨謗追誦忠烈則具見於宗工鉅儒之文固無俟易名節惠而公之沉寃滯痛已昭揭乎日月之上矣況泰常鋪敘顛末又若此其備而考功尚奚辭焉雖然姑試掇其遺論之嗚呼靖康之變天地傾覆使吾國稍有人焉決不至是一時討謨廟堂之上者類

皆患夫鄙夫曾無遠慮寇至則割地以請和師退則弛兵而撤備又其甚則乞幸江南以避敵區區自謀第不過為全軀保妻子計其視宗社阽危君父蒙辱殆無異秦越之肥瘠惟公剛正慷慨憤氣填臆獨持戰守之説力排羣議雖中外翕然莫不恃公為砥柱而同列交忌日思所以去公者矣方敵騎既遁而復來都城始堅而終潰公之謀用與不用此智愚所知也惟是兩河之役議者往往不能無惑嗟乎太原之圍自二种敗衂譬猶

膏肓之疾已不可為在廷之臣顧豈不曉特怒公不肯割三鎮以講和故秉危抵巇使之送死此顔真卿使李希烈之意也況是時朝廷議論不一號令不信節制不專大類唐九節度之師雖以李郭為將莫能成功則公之獲罪蓋亦其勢然也雖然向使公言聽計從旁無冒忌則國家豈復前日之禍而公之功業為不細矣君子於是乎歸之天高宗中興首命公為輔相進對之次玉音嘉奬謂卿忠義勇畧靖康之際宣勞為多特為同列

所不容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禍故如此然則公雖爲朋姦黨惡毀短中傷而聖言炳若固可折衷而無疑矣大槩士大夫之患在於責人太詳持論太峻故公之公議久而未伸今泰常以忠定二字爲公諡庶不沒其實謹議

邵武軍學丞相李公祠堂記

朱熹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即

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
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
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中國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
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歳乃得召還則敵騎已入
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敵圍既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
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叩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
退敵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

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名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維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扼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讁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畧海内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

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纒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而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

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軍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勝已書朝奉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侯

彦繩立石

祭文

張浚

惟公奎躔孕秀崧嶽降靈奮百世之英風推一時之豪傑項未冠字事親行古人之難迨展壯圖許國任天下之重著直聲於左史決大策於泰常遄登侍從之班爰極將相之任凡三朝之歷事惟一德以自持雖屢逸於祠宫實乃心於王室每當艱危之際力陳忠讜之謀慨

功名未副於所期而泉壤遽成於永訣淩揭來假守載獲親仁備聞雅論之餘益佩成人之德豈謂云亡之嘆俄興契濶之悲念一老之弗遺徒自嗟於交臂倘百身之可贖其孰憚於捐軀惜涕泗之無從具醪羞而致薦明靈不昧昭鑒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挺秀特邁往之才歷輔相有為之日定大議決大策氣壓嵩華忠貫金石聲望聳於朝野風猋動乎蠻貊

隱隱然可與鎮輕浮而靖患難堂堂然可與當大事而定社稷勲業未就志願未伸辭機政而退處久居外以均佚憂國之言屢沃帝聰愛君之心不忘王室搢紳士夫幸公春秋之未高神明之無恙望公秉鈞軸而在相整車書而混一何斯民之無祿棄人世如陳迹聖主興不憖之嘆蒼生動云亡之戚淩躐朝路於後先慕義槩於疇昔偶此承乏復遂欵密聞急訃而驚悼為清時而嗟惜再陳溥奠涕泗俱出尚饗

又

嗚呼哀哉公之碩德重望著人耳目重惟天生英傑蓋
將以為一世之用胡不假之以齡俾遂康濟涕泗交頤
為天下惜朅來此邦公不我棄促席之言諄諄在耳憂
國憂君念念莫置天兮罔測不祐忠義薄酒菲殽聊寓
誠意尚饗

李先

天之生材實勤實艱涵濡成就數百年間材不克施用

鮮得究天實尸之誰任其咎英英淑靈夙播其聲秉筆
珥貂左右天庭宣和初元不戒於水浸淫郊墟極目靡
迆下罹其瘝政失厥理衆言罔聞公疏力詆洪惟徽宗
知公國士不大用之以遺聖子煌煌靖康維天龍飛置
公近輔略見施為彼敵渝盟羣議方洶避冠請和使者
接踵九鼎泰山公屹不動止輦之功如冠平仲於穆天
子夢想耆英馳詔江南走馹以迎謂言舊老曾莫如卿
其遂相予底於丕平公拜稽首天子聖明孽臣姦驕尚

竊寵榮正衙論奏卒服大刑建都定邑足食練兵經畧
中外以次舉行天子垂衣信如權衡壬人在朝惡直醜
正一薫一蕕勢不可並所試幾何坐此幽屏平生所懷
尊主芘民三進三屈終莫得伸拳拳孤忠誓不忘君事
有可否引義力陳憂憤激烈至於没身嗚呼哀哉我之
與公初未相聞以言觸罪擕孥南犇傾蓋定交情踰弟
昆我官栢臺公正樞極龍鸞差池步武咫尺負罪竄斥
相望江湖金玉之好風雨不渝公歸廟堂英俊必錄流

落之餘亦綴名日申伯于藩樊侯就國懷哉若人退一何速公還嶠南泊于復歸書札相尋絡繹荆扉公請造朝我在從列冠蓋迎門獲廁下客蘊結莫伸一見冰釋洪都之政不苛不私有如峴首只今懷思頃持帥越實踵公規政若畫一人焉得違離合艱難垂三十載丹心不磨耿耿終在庶幾公歸復冠鼎鼐公之仲弟持節司刑有請于朝歸唁其兄來未逾時忽聞公薨扶服赴弔握手涕零懷安之岡卜云其吉山佳水長永閟幽室闕

越相望莫與執紼巍巍公堂謦欬依彿猗嗟公靈沒而不亡風馭雲虬來從帝傍終天之訣舉茲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張守

惟公識洞古今氣涵宇宙高明之學成於夙習經濟之具得于天資進讜言於羣邪拱默之時定大業於國勢阽危之際赫然偉望著在兩朝逮上聖之嗣興冠羣臣而入輔規模甚遠經畫云初俄讒譖之陰乘遽飄零而

遠引落落難合豈容爰盎之居中惓惓不忘何愧畢公之在外嘉猷必告衮韶屢須謂宜遄歸工宰之班永弼中興之運國之不幸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公之用也不究其施公之賢也不得其壽輟朝與一老之嘆告第冠三孤之崇雖極哀榮曷慰存殁惟是高明大節揭日月以爭光爽氣英姿照丹青而不朽守從游固久辱眷尤深款緒論於閫中接遺踪于江表醉吟緑野永懷杖屨之餘歔欷諸黄堂猶奉教條之舊嗚呼奄忽想像平生寓

哀以辭有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葉夢得

嗚呼天之生材靡不為時人之相天視時則為禹稷之功自彼溺飢世苟我須攝衣疾馳宣和之末國步甚危肉食盈庭孰先肯持公奮下僚如著如龜自任以身獨決大疑入踐政塗爰整六師衆志用寧惟公所施天子踐阼皇圖再基為民擇相曰予非私公來自南如楫得維凜凜在朝百辟是儀闢其榛荊既翦既啓僭偽既誅

人罔間辭退即于閒方壯未衰公哀斯民一念弗遺抗疏屢聞如痛在飢卒其前勲尚公來斯云何慹然翛去莫追一疾弗興行道共悲嗚呼哀哉臨難之忠不擇險巇邁往之氣掌握四夷我縱我擒我招我攜公志之堅金石不移嗚呼哀哉昔先君子實我見知定交忘年豈惟肩隨識公未仕如豹管窺見公登庸勤勳鼎彝曷云老矣哭公涕洟公如鳳麟世孰可羈誰其起公公來無期湖海相望莫泣總緯緘辭寫心尚公鑒茲尚饗

李彌遜

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為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宿將俯首聽命大敵叩關不日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寇讐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哀哉公乎有國有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姦回險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

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憖遺上為列星棟折榱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武夫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酌酒我流願言卜鄰同老漁樵他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為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倚之節信乎鬼神令聞廣譽極榮於儒者獨行特立追美於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親

至其死也不病不惱不恐不怖屈伸臂項奔逸而絕塵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緘辭千里寫此一痛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令之姦回險佞孰與抑之而忠鯁端毅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尚饗

潘良貴

嗚呼哀哉遲遭百六外患未衰夫何此時哲人其萎計音一聞匪獨搢紳太息而流涕雖愚夫愚婦亦莫不感

嘆而歔欷嗚呼哀哉頃在宣和諫官失職大水驟至都城危慄公吐鯁論義形于色流竄荒裔不變于德靖康臨御強敵于時窺我龜鼎累卵之危公以談笑起而揮之羽扇一舉長敵解圍提師百萬號令中堅寶帶宛馬英風凛然時兮不利喪吾左旟公則引咎退歸林泉主上初載灼知忠義麻制告庭首登相位當是之時安危所繫公别邪正如草偃風坐致九有諸侯會同功未及成横論紛起乃身在外去國萬里上既感悟公則遄歸均

逸於外付之方維湖湘之間盜聚民移公手撫摩且蕩平之唯彼南昌襟帶大江公作屛翰綏懷遠方小人刲口肆為巧詆公懷惕然歸伏田里蒼生徯望謂公復起云胡奄忽而止於此嗚呼哀哉孰謂如公之光明碩大抱經綸康濟之業而竟不得施乎孰謂如公之巍巍堂堂慷慨義烈而功不及於中原乎豈顔之夭跖之壽在天者固不可得而測乎抑亦下視塵世御風騎氣而與造物者友乎嗚呼哀哉死生有命成功在天彼寓形於

宇內安能比金石而永堅惟志氣宏遠道德混全茂烈元勲照耀簡冊英聲偉節震動幅員雖既歿而益顯可以垂光於千年也顧殄瘁而興嘆公亦何憾於斯焉惟我剛褊世人所棄淮甸見公公時未貴把酒笑語通夕不寐自是一别十有五春捧敎墨之盈笥望聲光而莫親念茲焉而永訣徒涕下而霑巾嗚呼哀哉引領望閩道阻且長弔不在斂祭不在堂遐想精爽沒而不亡緘辭千里奠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李璆

惟公間氣所鍾為時而出英姿本於天挺當代推乎人傑蓋楩柟豫章實大厦之奇材而騂騮騄駬真汗血之駿骨弱齡學官文采煥發射策高第榮耀簪紱仕歷三朝志堅一節精誠貫乎金石貴名齊乎日月惟自任天下之重故以安社稷為悅曩神京之巨浸民戒備乎舟楫時秉筆於螭陛陳變異而激切鳴朝陽之一鳳百鳥寂兮結舌懷孤忠而去位廿七年之貶黜屬宣和之内

禪適賜環而在列洪惟徽宗與道同體兼忘天下視如棄屣盛德之事世歸美之孰建大疑公實啟之不次而用機政委之彼敵不情犯我帝城妄求釁隙以就要盟公議不辱確然力爭需大臣以為使獨奮身而請行以至止大駕之出狩鎮羣情於未寧雖豺虎之貪肆亦心服而膽驚炎運中興真人應世首馳名馹擢登端揆黔黎引領望公之惠斬銷百六之厄輔成九五之治公則區别忠邪判折是非議都襄陽以扶國勢繕兵選將以

揚士氣百為將施羣毀隨奎浮滄海之不測嘗險阻而既備明明天子念功起廢屹然長城寄重連率食足兵強所至受賜而公身則在外不忘獻替奏疏數上皆國大計雖存王室之心莫甚流言之畏嗚呼哀哉氣足以抗羣鋒之暴而不能勝同朝沮撓之謀望足以增本朝之重而不能安近君弼諧之位義足以激忠臣烈士之心而不能逃陰邪中傷之巧言聲足以重沒世無疆之休而不能弭平生怨仇之謗議天乎人乎其命有所制

乎公之於時不為不逢公之於國可謂盡忠其在相位也不得以展盡其經綸之才而釋位而去也天下惜之尚冀其復用以終其經濟之功忽一逝而不返曾莫諭於蒼穹念宗臣之云喪傷斯道之何窮嗚呼哀哉公生於世纔五十有八年豈謫仙人兮固自薄於世緣鄙世之溷濁兮去而朝乎上天抑反真於嶽靈兮或迴光於星躔嗟蒼天之奚賴謚皆淚以潸然瓘同年之契從事賢關追維疇昔最沐知憐江西偃藩屢欵敎言郵亭話

離相視慨嘆謂當壽考松栢之堅聞訃失聲廢寢與餐所哀斯時而失斯賢一觴千里寓誠以文冥冥英魂聞予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曾開

嗚呼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及其成功豈人能為惟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與之豈人所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遭時若此宜大設施天不我恤乃止於斯念昔避追長淮之湄謂公必貴可指而期二十

年間有險有夷身雖屢黜志不少衰哀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尚饗

薛弼

嗚呼惟公德備行純剛明嚴肅雄奇卓絶百古靡儔振於風雲蚤踐華貫當官表表厥譽四馳盛美英稱未易悉數試舉其大以附史闕宣和初載珥筆螭上大水忽至冒於宫城大史發書占變則異公曰臣職近可以諫伏閣上章其言甚偉方時恬嬉養爲容容鳳鳴朝陽誰

如公者一斥而遠天下推重令名宣揚如日月白嗣皇即
位邊塵犯闕内外震驚議出避敵力能回天遂定王國
國人瞿瞿惟公是望不撓不移遠邇隨定皇帝神武握
符御極就復大計册公以相朝廷倚公不動如山蒼生
望公勤若望歲未幾去位有識嘆咨嗚呼公之盛德可
謂如青天白日天下尊仰之固矣公之貴名可謂如景
星卿雲天下以先覩為快亦固矣如其光明俊偉之才
正直敢為之氣博極古今之學脫落倫類之志措陳理

亂之識洞視幾微之智固非庸常之能為然皆公平生
之餘事也方朝家大論之未決羣公逡巡而不進公獨
擁笏而前奮舌而議危疑禍變一言而解俾天下還泰
山之安宗社增九鼎之重此豪傑之士所以服公之大
勇而區區譾陋者所以愧公之大義也然志大則難行
才大則難用謀大則難合功大則難成自古在昔以是
為喟公亦如爾非天爾耶國人誦言公去必復國回閣
濟扶危定傾萬姓嘉昌六服承辟袞衣歸兮日月可冀

嗚呼胡為起起亟踐夭夢大廈未支而巨木壞滄海橫潰而神舟沉華繁中零誰謂不痛冥冥莫測非命爾耶嗚呼天生公之甚難終用公之不盡又止於歲奄忽繼之推命與天可若何哉弼兄弟膺未託於鈞播薦墨華婉俱升賓僚翼而長之恩不足過垂光敝族嘉惠難忘開訃哀摧百身何贖匐當師律莫造門牆濡縣隻雞聊陳溥薦執紼臨穴永負此心精東何遙隕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程瑀

嗚呼天下之事其變不可勝言也有衆人以為難而君子易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難者其孰能堪之有衆人以為非而君子是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非者其孰能辨之天未遽喪斯道必有魁壘傑立之偉人離羣絶類望古聖賢而無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歡慶忭日冀事功之成及

其既釋位而去也又咨嗟駭嘆冀吾君之復用忽其梁木壞而逝也人所願欲者於是已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痛也豈適私於一人也惟公受天異稟為時偉人學該今古氣塞宇宙識洞幾微才周事物而濟之以昭日月貫金石之精忠則夫雖君子以為難且非者惟公克堪辨之是豈偶然也哉昔在宣和諛佞盈庭水發無由滋及都城厥咎罔念舟楫是營公立螭坳忠奮塡膺直前論奏披素輸誠遽嬰逆鱗聞者震驚徽皇慕

道軒轅是法敵始稱兵内禪意決輔弼回遹環拱莫發
公貳泰常密章夜達重光升輝亟濟承轄敵在朔陲遥
闞氣折限制南北天塹長河敵騎飈至虎士投戈遂議
出巡百僚媕阿公持不可有唱莫和屹如砥柱獨沮頹
波匪或持之靡潰柰何冦既臨城詐請和議内食幸之
墮其詭計公獨治兵論堅志鋭城不可犯阸羸奮厲潛
軍夜襲敵營震慴國有人焉相率斂避聖上龍飛亟詔
公歸宰衡正位中興始基請旋故都庭議其違號召河

北十萬義師武詆生事拔木塞機落落孤立羣口交非屛逐顛沛迄於海外雷霆怒息萬里歸旆往帥長沙荆湖都會寇盜雲屯望風駭潰歷歲逾年政成身退乃心王室誓死不悔為宗廟計蹇蹇王臣計天下事切於謀身跡有内外心無疎親有策必獻有議必陳愛君之切不憚諄諄視彼著蔡曾何足珍凡是數者人苟得其一節已足以自立於世世茍得一節之士亦足以扶顛危而起疾疢嗟夫有如公者兼是衆美世方望公在君左

右克終往緒光復先業天不憖遺使棄茲世而死無所歸咎矣或有君子以為難且非者其不拱手而晉晉者歟則瑀所謂痛非一人之私者是乎非耶受知有素往哭無從抽詞致奠而痛之深者又非鄙文之所能究公其鑒之尚饗

趙令衿

嗚呼閩山崢嶸閩水清泠陰陽聚英神擷其清世運五百命公以生意天恵民俾佐治平公在盛時氣量忠烈

邦家重實人忠上傑忠孝傳家清脩端潔錦心繡口自
成家說宣和之初立柱史地天示災異暴水為祟京師
蒼皇時正忌諱露章獨言未仲而棄靖康改元金敵長
驅移文侮慢臨我大都百官禳騎公守版圖三關不下
遵公檄書繼領本兵忠義益振回天有力人賴為命軍
聲久弱紀律盡病一木支廈孰能克定異者幸失讒言
得入納笏殿陛乞骸堅執衆鷙儔人去位何急神明調
護凶不犯吉真人嗣興四方未寧龜筮協從首告大庭

曾未期月忌怨横生抱寃投荒終不自明指正為邪反
忠為姦謂智為妄以嚴為殘獨立自信不閑其閑羣攻
共排不動如山力行吾道尊君許國每有大事龍鱗必
觸坐是久廢以書遮目好儒推士情見心腹文章軒昂
典刑具在胷襟流出筆不得礙傳授紙貴華贍蓋代我
常誦之病除心快撫綏兩路所臨有聲字民吏事罔不
肅清不徇世道謗箧易盈雖有大志何敢請纓退居七
閲日涉三經釀酒栽花訪道理性議論不欺威儀常正

士夫信慕神物亦敬我誠鄙人久隐山麓涉世多事疾

惡忤物懼辱知音謹慎彌篤公嘗貽書勉我勿恤招

我入閩指以津路為我擇居許追高步我非良馬荷公

先顧大恩未報言辭莫措闢我論事契公心機報我祥

刑津津見眉居家憂國知無不為安邦之策百未一施

嗚呼哀哉歲在庚申上元之日垂紳正笏延客私第愛

弟推子以嗣絶世夫何一慟亟至蠹背嗚呼哀哉皇天

之誤奪此人豪朝野震悼知識號咷山容改色雲慘不

高擁篲之願遂成不遺嗚呼哀哉玉樹既埋金甌寧再
邦國殄瘁人物零敗玉樓文成辭源澎湃公雖終天家
國奚賴嗚呼哀哉龍門路絶尚想公面恨無羽翮扣户
慟哭遥遠千里徒負其願冥福薦靈脯脩不腆白雲英
英風揺銘旌無路執紼有淚横膺惟公純明鑒我實情
懿行在世史法有經嗚呼哀哉尚饗

御作

嗚呼上帝不仁殲我青皙士失司南國喪人傑措紳士

夫聞公之亡識與不識莫不為之痛傷而況於門下士摳衣升堂受恩最深者義豈能忘嗚呼公乎學足以究理亂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古今之所不敢言為人之所不能為天之生斯人也其將有意於世故何又遽奪之年未至於下壽而深謀長策百不施一雖秉鈞當軸位極人臣然中心所存有志未就僅同於山林不遇之人嗚呼哀哉公奮自妙齡遂擬高第擢據要津意氣横出名冠羣倫正色立

朝徇國忘身崇論閎議葢嘗劘虎牙而嬰龍鱗至於安危之際臨大事決大策守正履忠動必由德從容帷幄隱若以敵國嗚呼巍巍堂堂國之蓍龜坐論黄閣威懾四夷使韓彭無所騁其勇而良平無所奮其奇也小人得志青蠅競起周公遭謗仲尼被毁與道進退了無慍喜雖三黜窮荒終以殁世而忠義之氣凜凜然可以貫日月而塞天地柞為布衣受知于公片言見賞曠若發矇往官盱江公還自南一言如舊載笑載言公總戎旅

辟置幕府誨慰勤勤國士見遇人亦有言貴相知心平生知我莫如公深昊天不弔哲人其萎山頹川竭魚烏何依嗚呼世間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而善人於世殆猶朝露之易晞望九原而太息獨煢煢其從誰闊越相遼踰三千里致誠一觴有淚如洗尚饗

張元幹

嗚呼哀哉大鈞播物造化茫昧篤生豪傑之士常與厄運會焉王室多艱肇自先朝撥亂反正扶危救傾奮不

顧身孰知公者然孤忠貫日輙蔽於浮雲正色立朝俄
傷於貝錦雖用每不盡其所學一斥則終不復收用豈
黔黎命輕而善類深否耶此殆外侮間之後進忌焉使
不得一日安於廟堂之上者天也道之不行果厭溷濁
談笑之頃去若脫屣是則公之英氣復藏山川而精爽
上騎箕尾固無事蓍蔡可逆而知也嗚呼哀哉我來哭
公異於衆人往在宣和庚子拜了堂先生廬山之南心
知天下將亂陰訪命世之賢先生指公曰諱言久矣適

者巨浸暴溢都邑震驚陰盛兵象也貴臣方負薪臨河有柱下史叩頭殿陛願陳災異大略胷中之奇曾未一吐已觸鱗遠竄矣異時真宰相也吾老不及見矣子盍從之遊後數年始克見公梁谿之濱歷論古今成敗數至夜分語稍洽爰定交焉蓋瞻望最先而登門良舊也越明年冬敵騎大入公在奉常决策力贊徽宗内禪之志已而庭爭挽回淵聖南巡之輿明目張膽自任以天下重一遷而為貳卿再遷而為右轄三遷而為元樞建

親征之使名總行營之兵柄辟置掾曹公不我鄙引承
乏之直圍城危急羽檄飛馳寐不解衣而餐每輟哺夙
夜從事公多我同至於登陴拒敵矢集如蝟毛左右指
麾不敢愛死庶幾助成公之奇勲初無爵禄是念也敵
退城開羣邪未盡逐父子之閒人所難言飛語上聞大
臣畏縮避事公毅然請行剖赤心迎大駕調和兩宮再
安宗廟實繄公之力而宮傅疑間事乃大謬向使盡如
壯圖督追襲之師半渡而擊首尾相應可使太原解圍

奈何反擠公則有河東之役僕嘗抗之曰榆次敗績特一將耳未當遽遣樞臣此盧杞薦顏魯公使李希烈也必虧國體且陳以禍福利害退而告公公雖壯我而為我危之既不及陪屬同列有擇地希進之諂即投劾以自白議者猶不捨也是歲秋九月辛與公同日貶九七人焉流落倦游回首十有四載于兹矣中間丁未至庚戌公入秉鈞衡歸自嶺海而僕阻於江湖有如參辰辛亥至已未九載之內公多居閩歲時必幷公之堂獲奉

觴豆間乃登高望遠放浪山巔水涯相與賦詩懷古未甞不自適而返若將終焉無復經世之意迨夫酒酣耳熱撫事慷慨必發虞卿魯仲連之論志在憂國坐客皆曰師尚父鷹揚衛武公淇澳公則得之福禄固未艾也別曾幾何時天不慭遺奪我元老聞訃之日若墮夢然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嗚呼哀哉儒學起家位躋衮繡慶覃子孫始終為吾有宋師保之臣夫復奚憾所乏者壽考耳人孰無死期頤亦盡如公不亡者大節存焉先民

有言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定與未定公庸何傷哉百世之下必有君子知所以處公者矣嗚呼哀哉疇昔公之在廊廟猶僕之在幕府雖小大殊途貴賤異勢其為出處齟齬略相似焉公今云亡殆將安仰几筵肆設怳惚平生讀公遺藁永無負於國家視僕孤蹤果何報於知遇幽明之中賓主不愧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抆血填膺公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又

昔炎正之中微兮天步多艱竭孤忠而委質兮公進每正必迎鋒而犯顏考風雲之初載兮遭大變以策勳歷三朝而一體兮輙坐困於讒人豈君臣之不容兮卒直道而弗信時承平而水暴至兮肇灾異於先見奮激烈於柱下兮觸逆鱗而遠貶歲収召於大荒落兮式啓黄屋之内禪時陽厄九而會百六兮宇宙震駭肆嗣皇之纂圖兮整紀律於既壞城狐社鼠導外侮兮封豕長蛇恣吞噬兮嗚呼哀哉扶神器之傾圮兮公崛起而安之

挽帝裾將焉往兮號召四方勤王之師逐木主於九廟兮弃皇輿於端門撫六軍誓以死守兮薄懽聲於乾坤挺身為金湯之固兮被飛矢之雨集公夙夜以盡瘁兮屹萬仞之壁立餘姚之舉雖未勝兮敵已怯其敢而請和夜三鼓扶疾而援兮公承命靡知有它彼利口之覆邦家兮幸中傷以死禍士舉幡以訟冤兮公免冑入謝過悼秘計之不行兮決天源以灌注掃匹馬無噍類兮又沮擊於半渡帝復用而愈交譖兮公猶躬迎於太上

釋父子之危疑兮叱宫傅之疑閹遂力擠以并汾之圍兮客授吉而挠公節度凡可藉口以為公害兮衆莫恤其國之自蠹也嗚呼哀哉公百謫庸何傷兮剖赤心而奚言虎豹守關而磨牙兮徒闖首莫窺其天非鐵心石腸兮孰羅如斯之憂患賴真人之勃興兮爰册命以首相披荆棘而立朝廷兮欲盡護於諸將辨逆順以正邦兮尊廉陛於君上論形勢而建都兮以下策為建康用兩河之民兮敵所懼也定六等之罪兮衆所怒也涉鯨

波而生還兮皇明燭幽身放蕩於江海兮心惟王室之
是憂也遽蟬蜕而不返兮皇一甲子而莫周嗚呼哀哉
公之不死於慝毒兮没元身於牖下慶流長而源深兮
可無憾於用捨世或責友以速信兮余獨甘心而守窶
意東山之起兮夫何哭於西州之路諒功名之無用兮老
邱園其有素亂曰咽笳鼔而陳班劒兮羌師旅之徂征
森畫翣以披拂兮風蕭蕭而馬鳴朝發軔兮永和夕税
駕兮桐口眇銘旌兮塗車芻靈岌豐碑兮龜趺螭首龍

左旋而虎右跱兮幽宫坡陁何止乎立萬馬兮廣莫陵阿象平生之胄次兮吞雲夢者八九公忽歸是中而千秋兮堅帶礪於山河築闕兮佳城蹇天禄兮辟邪紛斧斤於土木兮悦貔貅之野宿欝夜竈以生煙兮炯太白於蒼松之麓公之神具猶仰占兮冀旄頭之墜覆傚祁連而表牟馳兮圖遺像於雲臺慘余白首而煢煢兮公先去果安在哉涕淋浪兮酹此卮酒歌楚些兮公亦聞否嗚呼哀哉尚饗

邵才

惟公藴世英威濟時勳烈衆所共知才得以畧才之識公自公布衣公之出處故無不知惟茲作誄紀公之實言雖不文秖寫胷臆惟公天姿忠孝友弟凡事所難公獨全美公未及冠嘗居母喪寢苫枕塊廬處墓傍公之居廬啜粥面墨豈惟不葷滋味弗識自旦及暮自昏及明晝夜百刻各有課程鷄鳴而起始終佛事東方則明左圖右史退食之餘周旋山間手植松檜百萬成行午

未及申温尋舊學晚而汲井灌漑所植夜親燈火刻意詩書紞如四皷苫塊與俱鷄之復鳴佛事如故率履有常不改其度供佛之初公必宴坐戒定慧光照燿其所至今里人語或感泣如公之孝世豈易及錫山之西重岡複嶺爰卜佳城既固且永迨公終喪往遊上庠高文妙學瑰秀無雙太上臨軒登科唱第聖語襃華宰輔之器粵自絳帳旋居栢臺冠豸所觸有泚姦回院曰文思璫侍所莅市物於民不償其費公怒究之請得考治罪狀

著明乞不以赦天子則嘉樣臣是恐即與親嫌亟移郎位再鄉奉常及遷左史汴水橫流大浸城北公曰異哉我宋火德胡為上天降此譴慝抗疏極言請班賜對政事缺失必有馴致時宰憚之奏俾歸部遠小監臨銓曹直注自兹廢閒無慮十年杜門怙養所履益堅俄起便郡俾守嘉興飢荒餓死枕藉相仍公則移文倉庾見在欲盡發之以活凋瘵未幾復除倖臣之壻或者勉公忍尺往赴到罷之間所獲萬計公語笑之焉得此句公不

旬浹亦既環賜容臺卿月重履舊班螭頭昨言始驗今
日金人長驅直窺王室首建大策以及靖康啟關延敵
擊陣堂堂處公列卿繼總右轄兼領行營俾任其責公
導日轂且保帝居敵無所得逾月而遁奈何驚危太上
出徙或肆厥姦睽間父子公復挺身邀駕請歸太上見
公泮然無疑回輿至止淵聖則喜匪卿孤忠何以得此
公則勳高忌者愈慍啟公出師以奪其柄其初遣公諸
帥聽制既離國門分授密旨公初不知猶督進討傳令

再三往往不報公驚而疑曰虜敗事納刀於靴恨無死所終然報罷竄公長沙彼計斯得以騁其私夫何歲終敵人再寇肉食寡謀都城不守建炎之初公始被召揆路延登歷右而左公之剛勁百煉不折雖更患難抗論猶昔致居鼎司曾不兩月羣起交攻復被竄責後雖閒用兩帥江湘要非所處不盡其長公逸祠宮無慮十年人皆謂公宜在廟堂公之投閒天威咫尺苟有見聞論辨必力術者或言公命畏巳己亥己酉禍患立至前年

之冬國有大議公嘗語我此非至計我如不言心則有愧奈何明年歲屬已未我罪南行此事決矣亦遂抗章奮激不已我則勉公正命以俟如公之忠舉世有幾公家昆友是稱連璧伯仲叔季渾金璞玉公既多子仲亦復然叔季之間子姓未傳公之二弟並秀同産人生百年已及其半弟雖念此歆恨弗言公則心憂召來使前兄弟之子載於禮經輟已而與以紹過庭惟弟再拜受兄之惠闔門欣欣人各慰意公之叔弟猶所矜持前年

陛對校讎石渠歲未及期不幸早世公一慟泣抆淚如雨今春元夕公往致祭哭之盡哀一息不至惟公細行微至如歳友弟之性誰復可比我自丱角就傅公家屈指計年三紀于兹公之富貴位極人臣我雖九品亦頗自珍故每於公知所矜畏獨不一毫輒或有冀荷公知憐自謂有素同舍之賢薦者必遂願公還朝歸秉鈞軸躋治中興雪此大辱豈圖一日無疾而薨梁木其壞我何適從嗚呼哀哉尚饗

徐元德 御武軍學祭祠堂

英英之氣巍巍之風憂我王國血誠大忠生誰忌之甚其成功巍巍之風英英之氣豈無規撫天未欲治死誰思之嚌其遺味易水之筑汨羅之詞燕趙成勁荊楚多悲相在爾邦是豈小知恒山有枸澧水有杞天地之間曰此人紀嗟我懷公曷其有已

輓詩

張浚二首

蒼蒼安可料舊德奄重泉痛爲黎民惜誰扶大厦顛英
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丙午功勲在豐碑萬口傳
十相從明主惟公望最隆召周雖迹異郭李本心同未
遇升天樂空餘濟世功薰風歌吹咽淚盡古城東

李光四首

忠言直節動華夷肯爲投閒便息機南國忽聞梁木折
中原猶望衮衣歸平生學術惟心得晚節功名與願違
老病無因執哀紼湖風空有淚霑衣

國步艱難際方資間世賢流言空似錦聖主本如天大節終難掩危辭世罕傳靖康初定策人無知者僉謀依舊隱卜吉定新阡憤氣空留劔孤忠尚握拳故交惟我在短髮亦蕭然

早應商巖夢還扶漢業尊功名鍾鼎在英爽畫圖存國論推人傑流風有後昆白頭空恨望昔歲忝登門

箕翼三台近班聯一品崇精忠頻獻策砥柱合論功庇族金錢盡談兵玉帳空相望隔今古蕭瑟起悲風

呂本中三首

舊學邈難繼相期從少年初看驥伏櫪遽作鶴冲天烈矢平生志名高後代傳如何事未濟此老下重泉

兄弟俱英妙聲華萃一門論才無不可於道獨為尊未定千年策終嫌萬丈渾天乎乃如此不使拯乾坤

事業符蕭相胷懷識謝安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歎淮海它年竭氷霜此夜寒向來知已淚南望不曾乾

張致遠二首

蹇蹇三朝社稷臣兒童草木亦知名龍章鳳質元希世鹿尾犀蹄了此生地下秖應拳透爪人間空憶水平城芙蓉城下車千兩風駕潮來送哭聲

整頓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足儀刑梁磎方示維摩相箕尾俄從傅說星盟室千年藏竹帛雲臺他日付丹青潛知未展平生志精爽猶吞老上庭

陳公輔三首

豪傑不世出為時斯間生有心安社稷無計避功名憂

國唯知重謀身秖覺輕徒令青史上永永著英聲
材大古難用功多忌更多忠懷衡日月讒口肆風波此
老今亡矣蒼生獨奈何應遺一時恨千載不能磨
當時偶同罪平昔豈相知天下指為黨我公終不疑空
懷荆渚樂已失鴈山期此意憑誰訴臨風有淚垂

曾開五首

先帝收多士惟公發妙年清班依日月讜論薄雲天終
賴高名重來扶大業全誰提太史筆臣主頌俱賢

太上初傳祚安危俛仰間從容回萬乘指顧復三關漠北塵沙迥都中日月閒誰知千載後遺恨在燕山

追數中興相公居第一人初明從北伐寧料乆南巡此日勞明主他年憶舊臣東都朝萬國不復見簪紳

昔造東都第斯文得典刑謬蒙蕃下榻親見鯉趨庭鴈序相先後鴻飛獨杳冥至今鸞鵠峙梧竹養脩翎

一別睢陽後風霜十五年勞生俱老矣流涕獨潸然丹鼎秋來就心燈夜半傳 聞去年得公傳書頗有探貞學道超然方外之志後數月聞公

[illegible]

定應真不死歸臥白雲邊

賀允中二首

已矣經邦業茫然造物心人生固有定天意頗難諶此日嗟亡鑑當年用作霖吾皇方願治十事想遺箴

憶昔公為相朝廷係重輕勳風圖漢閣夢想奠商楹哀絕龍門士恩隆黼扆情傷都今未復孰與作長城

趙令衿四首

道大終為累功高反被疑恨無長日月寶此大蓍龜鼓

咽空山暮風酸落木悲弔喪哀不及賴有哭公詩

相位期三入人心望一新名稱高世表器識自天真孰謂仁人壽空憐吾道貧彼蒼如有意應有贖其身

氣量吞雲夢風流冠習池致君雖素定濟衆未全施徯望金甌詔俄摧玉樹枝天心殊莫曉神物失扶持

鯨路心猶望龍門跡已荒樓成上霄漢書擬奏明光賤子無賢譽先生獨薦揚凜然生氣在誰謂哲人亡

張元幹五首

望重公師位身兼將相權三朝更出入一德奉周旋盍
為蒼生起曾扶大厦顛何如老賓客擁篲掃新阡
往事東都日傷心丙午年不從三鎮割安得兩宮遷抗
議行營上排姦御榻前英風遺昨抱恨望雲夫
城守麾强弩諸班果翕然雲梯攻正急雨箭勇爭先中
夜飛雷礮平明破火船如公真徇國繪像冠凌煙
壯志深憂國丹心篤愛君謗書興衆枉諫疏在奇勳風
咽梁谿水山悲湛峴雲空餘雙舞鶴皷吹不堪聞

淚盡西州路碑留峴首名買山緣荔子為圃養黃精所至登臨地猶聞步履聲堂堂真漢相天恐闕佳城

鄭昌齡五首

籍甚聲名自少年蝸坳藍綬映群仙敢言獨繼鄒陳後鄒道鄉陳了然直道增光冠范前冠萊公范文公九曲波騰看砥柱千齡運合有凌煙誰知厚夜身難贖慟哭雲山久愴然

感會風雲起靖康忘身徇國著旗常一天星斗擁堯歷金人初犯闕奏請淵聖御樓宣諭軍民堅守以挫敵謀百官有司不失次萬里山河保漢疆

力爭和議不割三關四鎮富貴在天寧少屈勲名驚世久何傷曉來歌挽西城路聲咽松阡哀怨長

炎圖第一相蕭公王謝風流愧下風力正君臣先偽楚不將金帛問和戎輸忠自昔忘夷險注意如今見始終駐馬佳城天莫問寒空慘淡没孤鴻

宣威兩鎮歎勤勞霜雪侵尋上鬢毛衮繡照人歸繪象風雷深閉想雄豪冦平故國沅湘靜江遶新城翼軫高讒口不充豺虎食更容狐鼠夜呼號

獨立三朝屬望深山摧忠義淚沾襟遊謀反覆餘三窟
餓喙消磨幾萬金奏槖向來真感激世情休問若嶇嶔
門生未死公何恨不負平生報主心

吳岡三首

夢卜庸真相艱難倚大儒英風起衰懦真氣懾姦諛琳
館終高臥燕然漫壯圖哀榮看贈典猶足慰寰區
敵騎圍城日諸生伏闕時公方扶病起人遂有生期日
者猶如此天乎不慭遺傷心原上路烟淡鼓簫悲

才大時難合言深道轉艱去朝吾不負巧譖爾胡顔袖手功名外忘懷水石閒蒼生不知恨猶望起東山

畫像賛

程大昌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驚難而自赦繫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蹦若因唱而祖左微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縣年齡之不假相武夷之風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傒來何經綸之

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數腴雍容之儀形足以想夫艱關盤錯而思常優暇也

附劄子

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撫嘗竊自嘆以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

程大昌劄子

倪思

維忠定公人物之英論議崇巍凜有直聲豈無毀訛莫損令名豈不挫折卒相中興我訪公後獲瞻儀形眉宇秀發儼乎如生嗟我晚學希冀莫能敢不敬贊以表厥誠

陳㩲與衛公書（衛公於㩲同年友終中大夫右文殿脩撰具龜山揚先生所撰墓銘忠定公實衛公長子天紀舊字也）

天紀所言天下亦有厭之者乎莫有厭之者則其言也時矣若使不當其可則人豈有不厭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聖主寛仁收復可必更惟強飯以需瓘頓首再拜中立博士先生必常款見瓘欲上狀病不能也煩為道此瓘再拜

陳瓘祭衛公文

嗚呼斯和斯和衛公字氣大色溫確守不懈常保其存進取之士有弋必獲獨不詭遇以退為得厥施可博斂於一

州割有餘刃目無全牛薦者交章欲與俱顯其心休休貌逌心遠深耕數耘安得無年天與其穰有子皆賢孟仲叔季咸守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力不苟不許孰曰不然許其為之嚴父之賢新新無窮胡不少俟益觀其大乃止於此吳門夜語如夢寐中子為歸人我悲何窮尚饗

陳瓘與忠定公書

瓘啓姑蘇之别六年矣是冬抵九江戊戌夏蒙恩除宫

覬俾居南康三年於此衰憊有加益擯人事相看不厭者江山而已自餘非所計也頃者忽傳謫命繼聞莅局鄉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賢之意者將以親炙為幸為之助喜幾至忘寐若夫讚頌之音徧於海内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尋欲仰問起居以久困足疾至今未果兹奉手誨勤與甚過錄示近文以警昏怠尤見不鄙送黙縣序温潤條暢展繹不厭如對古人而聆其話也但包奄之辭并逮衰朽無迺奬善而失於泛乎恥

跛之習方以偏少自懼而遽蒙以具眼與之何敢當也
且古人冠冕之制必設黈纊以蔽塞其耳目者所以絕
聞見之知也聞見之知絕則四目四聰洞達無壅豈意
根情識之所能具哉中國與西方之聖人其具一也履
六三之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
行也夫何爲而不足哉偏少而已矣不偏不少其唯九
二之中乎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然則以具眼而
閱靈文者其人幽矣華嚴還原觀云假使十方衆生一

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箇塵字而為解釋蓋塵不破則眼不具眼不具則文不靈世俗凡劣其足以望此耶此所以閤誨駭懼而不敢承也瓘壯年有狂易之疾卒意妄動積咎至深在丹卯時行年已五十有六矣然後幡然內訟盡棄騎習所倚以為筌筏者唯取諸內典而已編軸無窮心目有限譬如沐猴貪果馳求採摘黏恪不捨迨今九閱寒暑而未知歇也因思狄梁公之言曰得筏猶捨況其餘乎古之鉅人於誠明寂照之理融會

無問有如此者初不棄筌而取魚終不戀筏而迷岸舉而措之彰彰然著於事業者不失時宜而已矣李文靖公深達釋典而未嘗有手錄之文所親嘗勸其治第公答之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己足自庇亦何用豐屋乎及居重位取陸象先擾之之論凡內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謂以此報國及其將終也沐浴而逝盛夏停屍室無穢氣楊大年文公以為履行之報王文正公亦好佛者歐陽文忠公為作神道碑銘曰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庶民耕織衣食蓋其衛物之志壹於饒益寧有餘暇孜孜切切於言語道耶令公稽古齊賢子末取實方茲屈默之時出納之餘徧讀内典不為無暇然所以副天下之望心止於一而用無不徧者徧乎筌筏而已耶嶷嶷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繼踵乎筌筏之外壯㬹不同事趣捨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為是而忌其盡忠之告歟無由面奉誨益唯祈為宗社自重前對休命

以慰愛國憂民者之望不宣瓘頓首上伯紀舍人年家

附葉夢得跋

李丞相有大志蓋以天下自任者崇寧末夢得與先太師衛公同為郎時丞相方以太學諸生求舉知其為社稷器也素所蓄積首見其論都城水事此書蓋在謫官沙縣時瑩中未嘗以言假人然所論已及李文靖王魏公豈固即以宰相望之歟子家出以相示追嘆異時從游不覺泣然出涕紹興丁卯初伏日

附曾開跋

李公丞相受知三朝其論大事多矣言雖不盡用天下至今稱之紹興庚申春公薨開為文哭之其大畧曰惟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畀之匪人之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哀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蓋著天下之公論如此今觀陳公書亦以謂贊誦之音徧於海内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許也開於是益知公論之可信故與陳

公有不謀而合者嗚呼公雖亡而天下之公論常在其聲名當如何耶丁卯七月丙寅日

附李彌遜跋

梁谿李公相國以身衛社稷當其見危知有社稷不知有身故勲業至如此了翁初見其論都城水即以李文靖王文正望公且盡翁所藴蓄授之蓋剛大之氣積而未發同聲相應不知所以然耳兩公用捨雖殊要是一揆稷與顏回易地皆然是帖不朽後世不

獨知梁谿亦知翁也紹興庚午中和節

附張栻䟦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權輿實在此時諫議於丞相為丈人行令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歛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栻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雖步不舍其與異

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漢之殊矣顧乃區區樂誦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乾道八年冬至日

附劉珙跋

鄒公諫議忠言鯁論排擊羣邪身雖屈於當時其言驗於靖康禍變之後梁谿丞相英風誼槩身任安危聲名振於華夷而望實甚於都城論水之際二公出處不同其忠誠憂國一也觀諫議所遺丞相書相

知之深期待之厚以前朝一二鉅公許之豈非道同氣和故耶夫辨姦邪於始萌識公輔於未遇可謂具眼矣尚何資於釋典哉淳熙乙未上春三日

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

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者公獨知其必有中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

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
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
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内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彊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
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
以為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
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遂謫遐荒而不數月
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

禦邊陲為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
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
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
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
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
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
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

去凋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

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滏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用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執而至於然與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

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章頴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負抱亦大矣而功業未就玆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為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於靖康之事欲其無逸遺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為

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於設施之畧奏議始末具存史筆於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為詳穎獨喜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於世故為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孫大有

大有謹案先大父家傳未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

項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為心籌畫計策胷次素
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晩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
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為說
動有所稽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
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
篇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
録時政記進退志制詔表劄集宣撫荊廣記制置江右
録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

語說弓裘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
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
弓是為今書蓋其後諸父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
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藁書問亦然則後人裒集當無
遺逸顧覺瑚距今七十載獨于孫實藏外無傳者它文
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
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
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嘆亟命宣索宸翰真

蹟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録上
然廣内所備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力板行
大父遺文而於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指痛心充員
桐幙適帑藏空匱兩曆使先後結盟鳩工鋟木太守令
春宫使章公尚書郡守趙德甫皆助其費而尚書章公乃
又為之跋以垂信增重於天下經營涉歳工始告成久
閟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
難極矣一時謀議之否臧處寘之當不敵騎之所以既

却而復至王業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枯於成敗已然之見鮮有如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没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摹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菴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它書未傳大有不疑尚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五月既望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鄒應龍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余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遊為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於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那時節儘光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二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巖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傍習其辭間記一二至於今

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概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盖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為恨逮守温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刋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録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録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於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古人以言立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公之父

毋邦也如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於三山其何以慰
鄉人之思不然它日當告於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
重鋟木焉併請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
有以稽其典刑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
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後跋

陳彭壽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

在鄭鄉去之六七十載英風義概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黃登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烈又嘗於碑刻間誦公天寧上方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耿耿不忘自此詩之外它文蓋未之見及官晝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

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寓輙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弘而溫諷諭之詞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滂湃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如公之氣概益不可掩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請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刋於秋之九月成於冬之十二月其為目三十有三為卷一百八十集既

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於朝有職於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髣髴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郃武軍軍學教授黄登拜手謹跋

姜注

注竊惟大丞相忠定公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昭

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刋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緜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録示以全帙注盥手熏誦至於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輒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庚辰臘日朝請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趙以川

余家三山寓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於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答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閩郡遭寇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余被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内稍安即刋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敎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蠭起用公帥湖南帥江西皆席

不及煖其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邪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冦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蚊虻疥癬耳而須髮為白於以知公之為難也追感前事識於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補遺

鶖湖山 又作王文詩重出 見西渡集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鶖下空遺碧澗橫佛扃傳縹緲仙馭鎮崢嶸道釋分殊境籃輿許我行

毘陵集卷六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飡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悸超禁路以知榮中謝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質居豈識蟻封之試足羇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

筍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葦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除翰林學士表

匄閒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綏紳寵不獲辭愧難自已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孚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

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蔽諛聞道非深造詩書托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劔之銛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遂容瓦缶之鏘鳴頒詔綍之便蕃幸躋禁林之密勿顧囊書羽檄未清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想鑾坡之盛事叨蒙已極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己攷圖數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

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
擢躐登鼇禁仰玷龍光謹當緝亂散之陳言編廢忘之
舊學曲留朝守已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悍
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
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師七州提封八縣聽事
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莫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面

泰望之奇峯會逢輦轂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旋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戟森兵衛稍知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恩豈無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遐邇俯稽晉文桒下之言懐安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羣下之宣勞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攷遽享潭潭之居廣厦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喬惟幄

之舊臣拜恲懞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

于宣期壯輔藩之勢

毘陵集卷七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縟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重聿臻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育聖神之質嗣成貽燕之圖屬敵騎之內侵從鑾輿而遠適未崇位號徒想徽音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

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
本有仍之懿清宫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
之還尚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
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宫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
邊虞佇行殿之遄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
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
觴阻預臣鄰之列

北山集後跋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還篋中號藁者良嗣攷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披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

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槖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别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具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葢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

故邦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檆溪居士集卷十一

宋　劉才邵　撰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案宋史全文續通鑑紹興十三年二月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

孟夏屆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皇帝伏願永御丕圖益恢洪業慶協多儀之應運符景命之昌

相山集卷二　　宋　王之道　撰

和楊德順題袁望回假山

遠岫來蒼石閒庭出翠巒小松分豎髮新篠列叢玕雪竇臨窗見香爐俯砌觀鈎連千尺茘掩映一枝蘭坐覺清吟勝門無俗事干縱真聊爾爾莫作假山看

相山集卷三十

附録

追贈太子少師王之道勑

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尺曹而定國相漢栖筠以忠正事主終於御史而吉甫相唐夫報不在其身則祉必施於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為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為之才抱剛毅不回之節服勤州縣有志事功冣在擾攘保全鄉社冠不臨於一境活何止於千人嗟顏駟之不逢喜臧孫之有後今其次嗣翊我化鈞是以似之見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

德之靈長肆因授任之初申錫追榮之命升宮師之亞秩賁慇冊於幽扃尚其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師

龜谿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龜谿集序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為耳目股肱其勲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風節挺挺特立號稱名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閭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公在憲府實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頴年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

說詩亹亹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每從旁竊聽之則知所忻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居郡邑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為娛樂篇章流傳得輒誦記若其它文藁伯氏又能收拾藏于家得以時時覽觀顧方為童子雕篆之習它未暇以學貫獲拜下風而請焉而公蓋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京口召還仍為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絕無所窺尋其聲光已閟閒君甍于位矣年甫五十二家任故

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爲親黨取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爲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爲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盍其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今甲子一終旣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槩然也公英邁絶人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

厲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為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能言之士衆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為不亡矣公諱與求守必先其立朝出處之

大節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見於此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吳興李彥頴序

屏山集卷十八

汴京紀事二十首

帝城王氣雜妖氛汴水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
時時灑淚向南雲

聖君嘗膽憤艱難雙蹕無因日問安漢節凋零邊地闊
北州何處望鳴鑾

屏山集卷十九

呂丞相挽詩二首

愼德重調門宣威屢幹方夷吾欣在晉尚父果興唐紉
佩凌烟閣笙歌逸老堂猶聞病乘駟遺恨隔淸光

北海集卷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内中講筵殿改作謝晴道場散罷表

臣言伏為罷散内中謝晴道場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者伏以國以民為本益惟憂樂之同民以食為先豈免豐凶之慮屬兹陰沴將害歲功既昭祈禱之誠遂獲清明之應五風十雨敢稍傷天地之和千倉萬箱愿毋失公私之利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言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敵侵疆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敢攖其鋒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兹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寳元

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須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鋭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

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專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女真暴起滅契丹爲北方大種而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邊擾塞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爲上策强胡乘勝屯

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擄掠後然與之議和彼將竦然聽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于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托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敵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

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强敵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羣議進和戎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猝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國家天下善後之計其權固在于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劒誅秦慶

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冒頓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報謝更結私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兵端貸兩國數百

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劍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爲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時諸將曰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爲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爲

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于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退人馬相籍躪蹄踵交道棄委金帛穀粟如山積敵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當此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喋喋瀆亂聖聰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六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絶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蹈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閒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

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粮治具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艫相屬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鍜鉄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舋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縱一綆則曳一舟沉之敵帥立萬馬江上銳為救熟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曽不踰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乃已並出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

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十餘艘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州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録得囚東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贐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于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金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繄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名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隷延安府兵籍驍悍過絶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

無生産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城戰則躍一馬先登捕敵首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鮮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却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還見一騎金甲朱旗護其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知貴酋馬郎君烏伊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録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

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隷統制官王稟行次浙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荅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率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蠭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傅則楊

有楊天生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招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置制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左立威以強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狥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遇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

宿遷单騎扣具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閒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冑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奬面賜袍帶改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橐鞬以從建炎二年春乘輿亦自維至傳正彥輒起異圖擁衆伏闕殺統官苗傳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

臨安府明年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衺凶聚慝視君父無有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揚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浚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傳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小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

抵北關而傳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縛二㐫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傳等陣而待正彥曰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挌正彥擒之吏士隨搏傳亦就縛卒檻二㐫以如獻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隆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

敵人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横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戴白氊笠自表最強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荆州河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傳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雉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閑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

則生奸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巳後其徒更相猜二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氈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之夕部勒諸軍公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州跳出有頃徒中持其首至湖南悉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敵人不量彼已鼓勇而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憗憗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因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

金人講㢮幾退聽湮淵之盟足以為信奈何刧塞一路逃竄不遑使彼輕視中原五六年舉國大入趨邑越都通行無忌累至潭湘東暨吴粤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敢前惟公自負其勇獨與敵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鉄衣数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及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揀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佽飛射聲越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敵馬牧淮

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敵將貝勒托卜嘉擁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揕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掀趄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騎一發應弦而倒敵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托卜嘉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敵人一再敗衂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横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

使公生長行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一毫挫于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涉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敵易與耳益治兵趣利進攻淮陽敵將達哩貝勒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鬬

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功過當封英國公會金主遣完顏烏凌貝勒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豹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遇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

危溢之懼所與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鎭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世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擕酒壺為西湖山水之遊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方公被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劇始用公

請册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郎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間兵戈内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敵帥奔北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内埽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將校徒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傍無蚍蜉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

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甞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權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邑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户實封五千九百户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曽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令配魏國夫人茆氏四男子彦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禄寺

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判饒州曹沽左廸功郎充廣安軍務使馮用休左廸功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王萬修左廸功郎新授福州懷安縣主簿劉莒左廸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為黄冠孫男四人梴右宣議郎直秘閣杖右宣議郎直秘

閤格右丞事郎栩右丞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羮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推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凛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其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途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扎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録之為若卷錦囊玉軸子孫千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

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歴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冐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衂癥瘢尚存發衣視之舉骸皆是頼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彦直等以其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附于平江府呉縣胥臺鄉靈岩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盡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卿大夫功徳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虚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

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係以銘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羣羊之咏墳首爲妖萬騎控弦鼓
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曁曁韓公西山之雄赤心
許國誼不營躬羣梟譟讙伏闕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
竄手搤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爲鯨鯢邉馬飲江
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敵人膽落江水爲丹電
埽霆驅威憺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強敵
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

像中興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哥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擔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閭閻之西靈山之麓有坟巋然過者必肅

去年一首

去年寇來清水巖黄河狹溢冬淩頑戾如飄風速如鬼

紛紛淫虐兼殘貪探馬星奔汗流地猛士眥裂髮指冠

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陰寒身體例皸瘃

亦復勉強橫戈鋋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敵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直焉同州告急唇齒喻

無兵赴救誠難祈元戎鈐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後先

鄜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鬬志一夕驚走如窮煙
漢將蒼黃結旌遁敵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可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戝亂爲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何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誠能祐戎敵豈復不解興中原棄圖戎索八百郡
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檝惴惴慄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卧祈來年

少陽集卷六　附錄

薦劉　少宰　吳敏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虚已盡下或卽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奬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風勵在位取進止

又　司諫　陳公輔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

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思亦辱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彦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諠譁東

惶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
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
亦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公議者
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彦而大臣有庇邦彦者不欲陛下
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
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
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茍有所
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薦劉

知海州洪儗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勵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遊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事變忼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令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

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與為忘年交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黙輒以充職取進止

致書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　趙子崧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閒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宫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名至帥幕又

樹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揷血為盟以厲于衆及城之日邦昌以書見告遜位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名命以濟艱難昨日速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遯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願一左右少須來赴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少陽集卷七

附錄

贖屍記

李猷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名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頗

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吾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罷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搗橋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名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

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于日者孫黠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皋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死于市歔愴然若無以自存遂于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歔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取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歔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名其徒

而衆皆懼其染逺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等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于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于所舘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尸歸瘞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

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瘢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益少陽肌體稍豊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

也于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益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横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益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名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

吏乃齎出半紙惟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目而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名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辠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厮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于門市獻悼哭

友人直言得罪一至于此輒私誌其事之始終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上少陽公死事　少宰吳敏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于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廷威

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考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念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殁地不及目睹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為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請祀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臣寮論汪黃劉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于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

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黄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横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自卒

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于潛善伯彦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彦軀幹故在不職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翼按此劄所云則此時潛善當已死及覲宋謝伋四

六談塵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塵載此語當時必以為工不知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黄坐此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之為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塵世不知有此云鄺嵬瑣也

清波雜志　　　　周煇

陳東字少陽太學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黄建炎元年死于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初行遣者歐陽澈撫州人詔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迪功郎一名猶未

足稱朕悔枉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恤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金人至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北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節高諒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静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士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殁諸賢遺誣陷者皆昭雪彦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閒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教官遂為立祠于學宫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于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

翼按今人但知與少陽先生同時上書者有歐陽德

明而不知有髙彦先生志士仁人一時輩出得牽連

併書故不惜其辭之煩也

癸辛雜志　　周密

嘉定十四年賈涉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

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

子駢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

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昔陳東以直言

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

為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
咻咻相呼僥倖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
何所望哉

又　　　　　　　　前人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
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
不曾搬取前來

巽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温序節段秀

實傍同類而並觀之

東萊集　　　　呂祖謙

呂東萊先生集朝散潘好謙墓誌娶陳少陽公女得官

清孚淳質陸九淵為之碣銘

鼠璞　　　　戴埴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為亂建炎黄潛善

輩寘諸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

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

狂生覘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乃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于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聱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鬨為懼不欲伏闕卻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嘗曰朕即

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也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巽按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覿張浚實從臾之且浚之以甚心而僨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淳熙間議高宗配享洪景盧舉此為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

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寃而併案之也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高宗建炎元年秋八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之辠

少陽先生墓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死闕

下高宗悔悟其忠脩理祠事每歲寒食郡為上塚或給
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胙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
祖過丹陽即墓建祠自題云有宋脩撰陳公神道葢先
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
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勅及公遺像授其
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譔公行實刻墓上
正德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按御史葉忠立祠
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閩人詮邑侯來汝賢為增秋祭

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裁革識者嗤之

蘇後湖

陳摹三賢堂記曰蘇公庠字養直樂于肥遁不肯為時一出蘇東坡黃豫章陳了翁與之遊皆器重之公獨以山水自娛徽書屢下嘯傲塵埃外以終其身時號後湖先生陳公東字少陽當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名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指為六賊書凡六上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

黄潛善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後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二公操行不同而同于合道方脩撰公被名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宫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亦後湖有以發之

巽按後湖流寓吾邑又與少陽同志于法亦當附書

少陽先生恩敘

弟南處州錄事叅軍嗣子嗣宗迪功郎婿楊中和忠翊郎婿潘好謙迪功郎處州麗水尉

高宗時謗語

金人既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亦齋桯史　岳珂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宫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甞日侈上心因蘭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于是時事幾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黄潛善按視回乃没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遂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將遷户部侍郎建炎中興復

以拳附致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公綱撤備納
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逐其媕阿患得之
心益已見于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弗膺
翼按此論黃潛善耳而附記于此者以見邪正不容
並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亡也

論少陽先生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
川先生順之于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

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脩撰平泉曰一秘閣脩撰何加于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没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内云朕八年于兹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嘆詔旨諄切若此

翼按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政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

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恥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
元年先生以伏闕上書欽宗勅旨賜迪功郎同進士
出身補太學正録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
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前已屢得官不受竟
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為榮哉巽以為尚論
先生者當論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閒

少陽集卷八

附録

哀詞

右丞　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屢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

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焉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昔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懿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嘆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曰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

愠色益潜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朝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攖鱗犯上故深過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于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彦潜善所排抵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宜

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議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黄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于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葢慮天子謂其以誣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葢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于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詔褒贈追録二人之忠各

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删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人之有考焉詞曰

紛衰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夷敵之氣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冒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

智伏世體解兮心離　謂闉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鼓衆兮為奇乗新造兮惕惝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𥡸揵兮挐挐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慿蒙蔽陰機杳兮莫窺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翼按尚書右丞襄陽許翰字崧老元祐三年進士靖康初入西府為丞轄與黄潛善輩不合而去

讀許右丞哀詞

劉相

并州吏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問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徹有傷吾祖昔遑恤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旣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葢私曲誅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

聖朝報稱非少恩紈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
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為厚況今公議方大明
叫天大呼君無後故人夢想親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
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
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游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南豐 曾季貍

建炎初金師屢至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
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

天子感悟越等加䘏于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
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
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
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覩責尹之詞則反若已無與焉甚
非人臣過則稱己之義微許公之辭世未有之者許公
雖著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
之葢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旣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
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稿于

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李貍曰進之將以是鑱諸石子盍為我識之李貍矍然驚曰是詞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于前韓退之序之于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汗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之文之比詎可祕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

讀許右丞哀辭　　玉山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也其言也訒其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偽究其本末詞繁而不殺益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少陽先生像贊

金壇 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姦佞者盡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
着意姦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
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
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
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匭函諍事觸龍鱗血膏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襟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益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有作　張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

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王之野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
未多故篋是甘棠

挽章　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欸帝閽無心干爵祿有意正乾坤遽
墮僉人手何慭烈士魂節淡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挽章五首　山南道人葉忠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
渡誠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年解觸邪寧知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濺死
者得瞑目生者何顔面嗟嗟黄潛善嗟嗟汪伯彦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
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在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雨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直
氣塞蒼㝠遺風振峩峨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彛千秋亦王李祠
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哭秘誤先生詩　陳主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殊域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心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塵跡夜漫漫

哭秘撰先生詩　徐春中

冰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干桐村原頭雪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歎百年一奠勝臨棺敵人負強靖康藏蠡賊内訌祲天語

銀袍一唱空天閽書奏八九誰省悟盡言兮驗著龜之應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嵩岱將壓而遽移其視鼎鑊可赴而如歸鯨波方再澄帝悉公之識畀爵錫田土孰敢輕勸旌雖無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真榮諸生叱罷不從此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亟辭燕其在于今孰稱賢

題塔詞　　吳主簿

讀公遺稿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泯絶

一庵草木愈明鮮縣庠屢拜先生像邑里相逢後嗣賢畢竟固知多必大待看接踵佐周宣

挽詞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塵丹扆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挽詞　　趙時璙

强敵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骫骳遂令九廟尊冒沒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

諫議公屹若頹波砥叩閽斥時宰不惜用一死此死不足道聞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厦于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壁壘可憐絡興間賻贈官其子我得覩遺稿感慨寧已矣千載凜如生作者書于紙

又

少陽一疏剪羣姦袖手歸來風月閒誤國小人猶發縱叩閽諸子尚延闕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酹孤山

題少陽先生祠　　西蜀　健庵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憤

倚天長劍碧嵯峨

雨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

丹陽烟雨暗湖天

又　　會稽　孫應奎

滿地兵戈萬國昏君臣大義定乾坤豈論二豎無天漢

但願孤忠照帝閽精爽猶將開日月旌書空自及亡存

臺前哽咽東流水似為先生哭又呑

又　　滇南　陳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静起漁歌捲旗未可終忘汴立馬縁誰不渡河入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塚自青蘿少陽頭斷人曾續錯刃同舟視此何

又　　失名氏

嗚呼爾少陽正氣實堂堂叩闕陳封事攜棺裂肺腸羣姦傾九鼎六館植綱常涕泣沾松檜江山落日黄

又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東風原不管興亡誰無一死寧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當日上書多斁報至今遺恨說汪黄

又　　郡人　張九徵

宋代園陵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剎落英靈在父老悲吟諫疏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年宗公祠墓遙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又

邑人 湯寅

痛哭烟塵結未消已聞艮嶽草蕭蕭豈知玉輦終三竺尚訝丹陽是六朝柳葉湖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一龕燈火花如雪莫問西泠渡口潮

汴水繁華記昔年何堪北望淚潸然眼看中土逢鮫鯉心憶羣臣拜杜鵑花草寒泉還過客衣冠春社有先賢荒祠寂寞依風雨不道冬青更可憐

又

謝亦驥

趙家十世厄方窮南北紛紛顛沛中賞罰誰為華衮補是非只剩布衣翁市曹一死髮膚棄河渚千秋俎豆同縱有汪黄子孫在猶從衆口羡陳公

少陽集卷九

附錄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黄詞旨坦

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
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
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
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黄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譌
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
有曰始皐東岀于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稿不傳于
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
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益掇取賜錢制誥中

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别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黄選部少陽二人奸謫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黄逐之敵勢

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于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黙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襃贈至今聞者為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于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始採摭云

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郡人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內侵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以自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于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慑不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

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國勢不弱矣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嗚呼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為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

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為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誨乃以立談之頃輒為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呼吸間捄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為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脩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録者

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葢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肓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况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令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于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于是乎序

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　宋陳摶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詒將來有不同于制行而同于立教不同于應世而同于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為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于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别忠義以作天下之

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関世教慶歷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執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寧與宋敏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啓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汚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葢公優為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禀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禀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

廷以聽聖語公之意益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
命于君庶幾調娛于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
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
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則有若
處士蘇公樂于肥遁而不肯為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
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難時則有若脩撰陳公激
為忠義而獨能為國一死夫處士蘇之孫也乃祖功在
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遊

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觴咏
自樂徽書屢下高卧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
忘世者脩撰公則異于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彦朱勔用事名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自辛斥為
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
名公時黄潛善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
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
辛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

同而同于知道方脩撰公被名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宫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禀義忠後湖實從史之若高宗之于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六龍南渡仄席求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名三及其門絡興四祺聞脩撰公之死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于二公矣余自佩鑴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

生晩蘇公本温陵人以子華宰丹陽迎養官舍于邑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為奉公之所後人目為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尚存子孫因占籍焉脩撰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蘇公于是堂而以脩撰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大夫設牢體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蘇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脩撰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中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為壽後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嘉泰中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與懷改建三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後以濂洛諸儒旣皆從祀仍祀三賢增以洪公興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敵國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

人小人敵國皆足以病國也然人知重在敵國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敵國當其時以戰鬭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鬭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脩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年而痛憫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為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金人日熾內逼

京師敵國之重于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為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敵人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于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作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 淵聖

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黄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旨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益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柰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于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䕃車駕過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令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彛之初君心之明又復于

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為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敵國外患之戒于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于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于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詰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大矣深矣益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

謁無祠為歎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作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于寶寶欽慕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于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

建綽楔楣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為碑亭左右各一中為三間二廈像公其中露臺立金鑄汪黃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盇趙侯狀云

陳脩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由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亡于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甚悔之已追贈京秩令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諭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以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柱

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
官田十頃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
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
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
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泉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
我脩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廱升太學為
内舍生時入仕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
命太學習雅樂前列次第推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

貫梁師成李邦彦朱勔用事名亹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遺埋没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咏率做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即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罪指為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為之吐氣書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彦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棁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彦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懽呼和

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刃公
殺帥王宗濋亦以兵會鈇鉞森然公不為動會上遣中
使諭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梲
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批陳東言事忠義即令還學六
賊稍斥公言猶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
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勑授廸功郎同進士身仍
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為己利乎再
上書祗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復舉于鄉會京

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卧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既至以宰相黄潛善樞臣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三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召一韋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觖望矣汪黄閲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于公又應天尹孟庾王𣑱

容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為公哀辭謂黄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食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范孟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獻為殮于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黄于散地引咎自躬施行犀渠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益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于飾非拒

諫之域者故諱其事謂為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又古孔顔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脩撰陳公非京口之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不常屬予為之記予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脩撰陳公之事是非豈

眛眛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于百年之後況當時縉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于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云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我丹陽吳季子以邦君貴介弟輕讓千乘之國棄而去之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少陽上書論事能捐生以徇時危有比干甘剖心自靖獻之忠

焉二公並我里閈中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久不便邦人瞻仰萬歷戊子邑父母章南周公既遷改雲陽驛于城外虛其舊驛之廳請于撫按學三臺奉兩公之神主安置于其中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予為記惟季子當時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表其墓以有吳君子稱之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即事而書初何嘗有貶黜意胡康侯求褒貶大意于一字間以名札為貶辭殊不似聖人本旨至謂辭國而生亂札之為也聖

人于吳亂數十年之前不應先定其罪于此此尤千古
不白之寃是不可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時憤國
事之非疏謂李綱當相黃潛善汪伯彥王黼等六賊當
亟罷言言忠讜嘉謨高宗惑于奸佞之言竟與歐陽生
駢首就戮于東市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于敗其忠
魂迨今未招是亦不可不申理也予嘗言于前令君驛
當改于城外兩公當奉祀其中以風動後來有志者卒
因循莫我應惟周公銳然作而為之由公家先紀善以

清德起家以忠致身家世本有承藉是以開吾言即感
觸應如響固知清忠一脈在兩地猶一家後先數人者
彼此猶一心也他公見義不能為惟公獨倡為此舉其
可謂難矣今人以身徇利貲百萬曾不拔一毛視季子
延陵之逃無忝于首陽之餓衆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為
何如己食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私便其身圖視少陽
身未在位即能憂國忘死衆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
何如子于此輒又萌一念分所當助賑五十金助營建

驛丞新衙舍請其舊衙舍之小房為清忠會所將來與二三同志者時聚講其中庶幾仰止景行矯世汚勵臣節以效法兩公者清與忠之一二蒙公輒許可又蒙帖給入官田若干畝入祠內助將來聚講者之公費公優調吳門方去我邑猶孜孜汲汲為義不肯休其尤可謂難矣玆并為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又以永揚周公之盛美于他日云

墓表

龍谿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于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于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諸生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令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慝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敵人

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仇不可以不復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哀于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凛乎若挹

生氣用詢卭隴謂隆榛蕪進逢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曁
就義始末于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
爽嗚呼文山峩峩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
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巳丑朔越九日丁酉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于宋脩撰
陳先生之靈曰惟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

無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庭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惟以取義與櫬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内逢干與遊斧鑕奚避視彼汪黄穢若犬彘决彼江流難滌腥臊君心尋寤存没衰貤如贖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令經茲地作廟妥靈永脩祀事寢廟巽巽漕渠泌泌于萬斯年有虔無墜茲當落成潔陳殽胾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尚享

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孫育請改北郭外五顯廟為公祠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少陽集卷十

附錄

跋遺帖

晉陵　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于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兹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恠乎忠義之士往

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于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憸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浜與冀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熖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于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

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義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弟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北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名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

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悞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褙一日其壻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絹與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脩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矣則其大節固已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刋之以石垂示

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二人秘閣修撰朝奉郎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

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九月乙亥日書

跋奏議　　楊遇

右脩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名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嗚呼痛哉公潤人也祠堂于學而遺稿弗著非闕典歟乃取奏議手帖刋之于學宫且以高宗皇帝贈卹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

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樓璀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則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興櫬自隨而權臣讒愚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令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憸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

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胡攀鱗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脩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别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概僅若此有如英姿風裁固願見而不

可得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
姪孫挺遞及短巻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
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參傳公行實且命攀鱗
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
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
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
矧令名公巨賢品題溢篇豈待予諛閘附書然先世同
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

贊伯夷為百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有容也竊謂孤竹君胄僊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薊文菲不能自為臆說謹摭聖賢之言以識古訓遂伯玉恥獨為君子脩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衰之榮云

又

四明　樓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

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
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
位于朝無言責于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姦臣
闢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
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
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滁三江
五湖之水亦不足雪淪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
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

公之後正旦于賔位因得識公後而悉睹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于時為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朏

又　　秦州野人

余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晩之歎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争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賔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

視者獨孔車收瘞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内深意忌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詆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為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名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宏輩讒嫉娼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

能收殮其屍俾得還塟又寳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
東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
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為國之災以天下
言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意
于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
逄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

矣於戲少陽之死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矣吾亡無日矣

又　　劉槩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姦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美爵列官都省甘為敵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

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禹湯之罪己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為公殮手足形還塋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守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癸酉臘月

跋陳歐二公實行　　李紘

紘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

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名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悟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

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後詔為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
臣非才謂黄潛善匹馬南渡蓋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
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
脩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翌日也罪己而
勅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脩撰
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金人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于炎荒子孫老于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于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于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臯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羣臣萎薾骫骳婾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于刀

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又　劉宰

脩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三書家具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樗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益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于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

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為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于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為前倅楊君九疇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煜裒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跋遺藁　潘彙征

昔曾大父户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猶以義氣相與公將上書叩閽過曾大父劇飲而別書歳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閻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爲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稿見過開卷端誦想嘆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嗚呼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

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

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編斷簡好事攈取之

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磬穢

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于靖康建炎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

依于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覬恢之際則脩攘

孫枝不固窮于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令可美盍行乎

又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决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于元而中原將復于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跋諫藁　　宋廣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髙風千古大閑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别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强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稿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槀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

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炎睢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為國謀為天下謀為社稷謀未始為身謀也公既殺身矣為國者當柰何此高宗痛于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領没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于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

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為其子孫煜書于奏藁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又　　　　姪　鼎

先伯父脩撰于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衰于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為贖首領殮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

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于忠義並傳不朽與

又

古鄖　陳　塤

塤曩為括蒼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于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為贈揭之座右朝夕景仰葢常挹忠靈于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稿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于筆墨之間因思塤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為之葢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

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

又

臨川　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黄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　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于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閟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言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翌日

跋遺稿

莆田 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人入境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還汴然吾之軍政未立敵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于越江侵浙蓋嘗以河南歸税況不能守使六師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黄輩庸惛無遠畧敵臨

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馳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櫬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憸壬之汚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閙六館諸生叩閽上書大計猶賴以决而憸壬隂有所忌兹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稿而重

有感馬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　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垍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洩治固宜嗚呼金人既亡矣而睢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柳悲風猶為諫議唧唧也主國是者可不剏乎端平改元四月望日

又　歷城　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况諫議陳公耶敬觀遺稿直筆如生又重為之三歎端平改年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　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倿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于臺臣實脩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于當時有以為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稿重為之

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四明　任衮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况親見其遺稿乎嘉熙改元孟夏後書

又　　鄂渚　徐畋

讀諫議叩閽遺稿過于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為奸佞時

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為宗社之大計非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争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

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于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絨黙婾阿與波

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稿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黄為鬼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于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誚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稿猶破故紙耳

嗚呼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　章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葢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茍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河山萬里安得令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又　　　　　　　　伍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黄之奸邪内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于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争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陷于罪者今

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于天地離合國勢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詖没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黄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向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敵人益熾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又

東陽　滕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為邉面未可為至計也然自陳歐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郢王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侯乘馬晉之君臣反首茇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戚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

圍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義凛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興時金人既入汴京不敢遽有之則以援偽齊久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絶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敵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臨四明自

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為尚書郎上書申救義概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稿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徵也觀公

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又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于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運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于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此于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脩撰陳公之事真無所為而為之者乎聖賢之心

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益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

又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脩撰陳公咏雪之章當僉壬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誚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為難彼汪黄獨不死邪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歟孤塋牢落松柏蕭踈孫枝凋零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

祐己酉仲春

又　　趙亜夫

僕初娶于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黄潛善汪伯彦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聞已傳宸命左遷兵部矣自此先正秘撰于是乎叩閽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

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為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于先正秘撰見之淳祐已酉仲春既望

又　　　　　寶忠樂

太學號賢士闕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于六館者為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于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閽亹亹言事切中時病竟殺

身以成仁令存載遺稿留賢相擯邪朋思故京兆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于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令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為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

又　　趙崇縝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為之果故

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于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敵兵入汴敵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敵營開陳曲直辭氣勁正尼雅滿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抗敵繼之曰寧為南鬼不作北臣自沉于汴河敵服其義瘞之河干詳見國史太史賛之曰捐軀抗敵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愧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録噫當時失節之臣徒務營蠅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

于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强敵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稿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肯容　王邁

又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于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

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于從容
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益絶無而
僅有也余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别家人一書語應
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書乎許之
于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于老
兕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兕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
間八法備具于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
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稿字

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洟

又

新安　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稿前後名卿題于後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觸權臣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于

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　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稿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又

李　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芽詣行在極言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

與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自潤改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閲書稿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因卧疾遂蔵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泝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為遺稿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牵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此稿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至灘磧間不然則為烏有矣歸

見索何辭以對始信諫議手澤神鬼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為之書于卷後歸璧云

又　　　京口朱承祖

魏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今觀殿譔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閽斥權姦至于殺身殉國願為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逢干後有殿譔公可不謂之忠臣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鑑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為太平民自齠齔時竊聞祖父話靖康之事毛髮為之寒凛既不識公手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聞風而起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何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千載之下于陳公見之矣

又　　苕溪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稿愛君憂國之忱言言剴切雖鼎鑊

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又

盧陵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敵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蓋殿撰陳公既死之後也奸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于忠簡公之鄉獲睹忠簡公真蹟多矣獨以未睹公之手澤為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

孫煜以公之建炎第三奏稿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于東市忠簡公亦死于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死也耶感歎之餘竟書其後寳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又　　　　秦望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閽抗言于羣奸吐餤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稿凜凜猶有生氣足

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
戊午楚節前四日

又　　三山 許炎

此稿思陵殿前朱雲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
聽頗回則興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
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于此時他日秦檜挾
勢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
中原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九月

又

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鈇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争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立廟堂居閫閫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黄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方且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於戲公為君父死爾為社稷死爾二奸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黄如議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于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

一誤也見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言問之寶祐戊午歳暮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靑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弱雷同後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于人心而大作于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勇正像此氣脈

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泣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也往事姑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常苦不續未有能渺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　李節

鼂錯忠于漢以盡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為之喟然太息而已脩譔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葢非特鼂大夫比也建炎天子

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于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歟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又

古汴 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與櫬自隨何其壯哉公于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黄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

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逄比干舍笑于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于敵國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書于南風堂

跋秘撰誥詞

胡儼

余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歎息流涕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于兹一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

實汪黄所為也至于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黄雖茍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黄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于鴻毛死有重于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諮臨終手書

古洛 畢亨

少陽陳先生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詆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

將終身焉追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公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黄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迄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余奉命巡撫南圻考索郡誌乃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一遂命礱石以記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吳郡祝允明

跋建炎第三書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黄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數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令人見其碎諫鼓礫内豎至與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絶近詳觀此稿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黄潛善議殺東此稿八月二十五日按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詞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

生者哉書云倘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遺害于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暧昧而沒于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

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蘄縣陳沂

跋盡忠錄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荅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勑劄者序其年也後雜咏于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名是書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錢誥中語也板行

者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後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

又　邑人孫育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

石以不見其全為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托編于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盍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

重訂文集跋

古今有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吾祖少陽公當靖康建炎之際應詔上書屢千萬言無不剴切時事使得見諸施行則其有功德于國家為何如者而乃受抑于

權奸致身于極典德與功人不而見之其言之所遺則
千古所不容戮沒者也續其書歷年久遠頗多散軼雖
閣有藏本而殘闕失次魚魯豕亥舛訛尤甚炳深惜之
是以二十餘年搜羅考輯始得全書而今且老耗恐溘
然就死以不及成歟流傳為懼爰命長男培細加校正
互相考訂爰廣成書自愧無力不能多為印刷以廣其
傳專望後人當炳之志嗣而輯之庶吾祖之立言與其
功德永傳不朽云

雍正十一年癸丑夏月之吉裔孫炳謹跋

歐陽修撰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歐陽修撰集序

宋中興有豪傑之士二一曰崇仁歐陽君澈一曰鎮江陳君東俱以言事忤權臣死天下悲之事載宋史歐陽君三上高宗書及所著詩詞八十七首會稽胡衍及邑儒吳沆嘗為之序當元末之亂舊刻既燬于兵令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間屬予識其末凡人之生孰無言也君之言為天下而言亦孰無死也君之死

為天下而死君死逾三百年矣天下之人讀君之書談君之事莫不心許誠服以豪傑稱之仰慕慨歎不能自已君之死可無憾矣君之言足以傳信萬世矣愚奚庸贅哉其詩詞亦皆飄然可愛故以飄然集名之旹

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

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

肅贊敘其詩詞亦已刊顯然可發故以顯然集名之告

已君之死可無憾矣君之言足以傳信萬世矣思寬

君之事矣不必詳誠哉以安寧稱之仰慕慨歎不能自

爲天下而死君死適三百年矣天下之人讀君之書議

雪溪集卷一

和江子我見送詩

放舟美清泚始覺南風清白雲認鄉樹永念隨父兄一夢三十載將老猶遠行聊將鄭衛耳一聽新蟬鳴空懷烟霞想下及飛鴻征多公久要誼獻紵復班荊茅屋照野水寒牕抱深明相期脫羈絏豈肯縛簪纓此生纔一戲萬物何營營我行別良友執袂中心怦公來貽新詩折柳何多情他時簪還盍莫忘歲寒盟

送和斜川詩二首并序

歳後五日僕欲從西湖追和斜川詩是旦江子我居新市招張仲宗同遊後復雨止亦和此詩見寄事之脗合有若此者昔白樂天遊慈恩寺元微之在梁州同日夢其地各賦詩相寄議者謂相望千里而神會誠心流通無足怪者輙再和二篇爲寄且識其異焉

雨脚垂天際愁雲慘不休尋幽抱奇癖欲繼斜川游中

原苦兵革誰能障倒流野老且吞聲蹤跡逐閒鷗策杖過短壑蠟屐登高邱臨風一長嘯慨然伊呂儔神交溯二子新詩遠寄酬魚緘生春色風流似舊不恰喜心期合且緩杞人憂余與二子未免有杞人之憂聊以自譬我曹非天厄伐木友聲求

又

採藥遊名山恐是韓伯休款段下澤車久師馬少游兩公學真隱異世今同流遇害能鳴雁多猜不下鷗何如

脫羈馬尋蹵與經丘人生亦誤計獨醒無匹儔天地本
虛靜萬物自應酬隂陽驅意氣定能相勝否況復漆室
女浪為魯國憂真妄兩非是湛然一無求

斐然集卷十八

寄政府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絶户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籍出賣大率皆歸於厚禄有勢之家百姓初不能買也今士大夫流寓者既重廟堂及吏部皆無闕以處之而終不能不與至於喪廉失恥干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

官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
年人皆土著田各有税士大夫既粗得所即冗員便可
減省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
乃澄清風俗之本也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攺度辯言
亂政讒說殄行利口覆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
者伏覩上書在靖康初年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
權制開闢勿遏固其宜也其後侵紊朝政使天下安危
決於布衣之口上以為是下以為非朝以為可士以為

否國勢不得立馴致禍敗渡江以來深監東徽之事又開此途章交公車瀆亂聞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使之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捐産自留輦下以投匭為業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羣處於學校官廩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此則官曹清淨衆志帖息學校雖為文具然非此無以

收士心令軍興未已武士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密而
科舉所進數目絶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獻書
投策以希名禄者也昔晋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
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為迂濶今宜
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太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體先聖
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稽考歴古聖
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為民非為他也而今世則專以
為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

重此何須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為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肯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愼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譏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官之後不為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冊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况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內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加考任惟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

國著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效只就本
任轉官進職庶幾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
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古者人臣皆得進
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
立異為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員多不備難於
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餼羊惟臺官亦然方祖宗時
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
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為之宜其觀望喋喋

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伯業之時未嘗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缺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救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合彈擊官邪與

夫壞敗已成憲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揺可以言治東南之民窮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盜必興分兵撃盜外冦乘隙亡可立待二年以來斗之赴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食亦未能増廣盖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今兩淮襄漢威聲既立謂宜博選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桑

以寛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揺伏見虔賊未息所連路分潤逺亦非小故比邦乞從朝廷特肓放免三年租税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邇來國用缺乏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為他説以取民財民亦有知豈可欺誑謂宜盡罷諸色科敷量增田税田税所入其數可稽科敷之害甚於加賦均及民亦樂輸此義上下共知特避重歛之名而不為耳自古軍餽只患食不足未聞以乏錢為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乏以湖南一路言

之歳出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之存者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歳輸數千萬緡年雖豐而物愈貴更二三年當無復有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豈可不為之制也錢司今歳間進十三萬緡比之遞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寄趙秦二相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
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
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為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
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
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緻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
左右叩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內何以生為言念父
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追念先父道學高深
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

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娼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於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責其晚節還職西清寵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擢久而逾篤逮謗娼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貽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苫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敘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癈黜之日十

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湖外嘗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自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譏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闔遠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於八月内克襄大事於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為悅然無財不可以

為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於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
禮蕪先父韜藴潛閟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
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式云官品未應得
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沒
身之幸實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某昨蒙
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委於一
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
千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苫塊哀毀方新罔無緣

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禀敘已嘗具藁者不忍毀棄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遺表出仕之遺囑也淹瀆威嚴伏深戰越國都當一定不可數動蓋中國與外裔逐水草以射獵鞍馬為俗必不能同今既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建康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以為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官軍不效死民不歸業寇盜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闋而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改實可寒心如

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為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
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賈區各有所在粗成規制使
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
自保姑以平江為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趨
閩為萬全之計敵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矣禦敵扞患
實資軍旅然考南北戰爭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
者以保民為守國之本務也今荆襄兩淮重地帥臣郡
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俯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

不歸田土不關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謂藩籬未固若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如張甞之在邕州其效豈不可見然尚可為也若更不加措置金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屯南岸以江為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亡而已諸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

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繼長各極其性象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美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以斂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當猶天之有生有殺今怙大權㢘三尺傲朝命用智力持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剌以為軍而無所忌憚榷酤煮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但聞以功超轉官資添支食錢而無違律被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統制官並

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覈實竭力聚斂以填其壑為賄賂之費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北軍政之大壞也言章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宮觀惟恐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幸仁卹有罪無罪並獲廩祿合除不合除盡帶銜位奏薦既多至於膏粱臭乳亦居民上故政事日偷而蔭補之原復不少冗官吏大冗無闕以居寧受其懇禱之煩撥遣之難而進士科塲復不畧展從軍癃老之人給以

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官有常職乃可責效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帥臣互有爭論按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必自服往往厭其分辨務欲兩平正直之吏為當路者朋比擠陷不加考核或廹於大吏寃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人情名曰寛厚此政事之大蠹也廟堂皆名公侍從多君子臺諫有忠讜而所行乃同劉昺之為嶺南之氣為奸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如李光弼

入子儀軍使號令嚴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靖國之所以為靖者欲平熙豐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以為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勺而飲梟鸞不並枝而集決無是道故也善處此者惟忠獻韓公蓋黨最難平而王呂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內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布乎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之本也今以朱勝非席益嘗為大臣而引與同

朝以汪藻孫覿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櫂綦崇禮博記知故實而使備顧問以田如鰲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忌憚而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不可乎倘曰可則諸人尚置閒散久而未召何也倘曰不可則蕪收並用之說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乎此無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知舊有在非類中將托此說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可違庶

幾乎世難可必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祐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沒哀榮熙豐而後以及宣政君子小人禍福更迭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遭然耳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一不容於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夫亦何恤若在已者尚有未盡姑欲牢籠延受幸今而免後禍乃自取又將誰尤故兼收並用之說其言則是其事則不可不慎矣今政事弊於文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衰於趨

利民心離於厚斂由而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令以弊壞衰離之四者較之朱吕在朝之時抑已勝之乎或尚相埒也以愚觀之特衆正盈庭一事不同耳夫衆正盈庭遷職進官逐隊隨羣玩歲愒日各為憫時憂國之空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效則何以賢於羣不肖而服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諸佛如是我亦如是者矣石勒驅王公而下用鐵騎蹙而射之殺千餘人爾朱榮引百官於行宫

列突騎圍之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抑濁流亦能一
空省寺蓋名為賢者而實無智謀以救禍弭亂受此宜
矣今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曷若稽周世宗開國之
謀法仁祖慶歷求治之意詔令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
畫各令展盡底藴凡所以省文具變姑息革趋利之風
除厚斂之害建都之所禦敵之畧足國之計裕民之術
二三公進呈孰議取是舍非又集百執詢於朝堂衆謀
僉同無有異意然後按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

賞福違此者威用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覭兆而正人善類進為長世亦免素餐之譏有小補云耳置神主於温州求其説而不得今士大夫避地窮荒亦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為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奉七廟神主預置於他州委祠禴烝嘗之事於一官者是官者之神主耳非禮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亡道也自行亡道尚何亡之救營屯之為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田曰屯田今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

民力矣又官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乎今民有常產以旱荒之苦科調之頻詭名寄產無所不至甚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為官耕田乎昨來行遣樊賓王貴正坐以文具虐用民力而欺朝廳耳諸路州縣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惡醉而強酒宜一切罷之其言便者假官力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猶當勿聽苟不能使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虜寇不止乃東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已來外官苦不擇人而

又重斂小人素已喜亂且有以召之頻年荒害流散者衆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萑苻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事會一呼百十萬賊旬月可致非敢大言以恐朝聽緣久在道路耳聞目見咸有其實不欲隨衆諾諾是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贛上得人與否向來張觷治有顯效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奪之速也衆方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毀則之宗具戎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

以繼張嘗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處州駐
劄京乃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弟也欲一州不亂
得乎一州亂則數路驚動其理必至此事所係甚大乞留
念早有更改韓京素號狡獪久在湖南備見手足因
呂祉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太夫人
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寇爲資封殖不計其軍才適
三千而月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
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

事曲從因欲以平賊靜邊為已之功故此一路賊無已時其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惡恣暴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分令移屯江西久而未至必是禱懇南夫為之奏請稱廣東不可闕京新憲尤深須任韶州亦嘗受其賫送諒同此說亦為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宜

坐此與宮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虎者尤為凶桀近日軍潰打刼南雄一遭即日招安非惟不可付任自當行遣令須令依已降指揮過江西仍别選才智武臣揔此一軍委李光揀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修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諸州揀發禁軍三千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充役困苦之意欲明非西北兵不可衛王室東南兵決不足用今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死未能進取中原

會須用南兵豈可挫辱之如此靖康元年以西方勤王兵閧城濠自西京歸者人有怨言至李綱宣撫太原定議起三十萬衆移文一下西方往往借稱調發在路矣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南仲削其數比至河上三纔得一由是士氣頓挫精鋭銷磨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趍赴轉而為盜國都亦亡已往之轍可為永鑒如聞國人論列放遣揀退人後却欲招捕敵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道務欲取勝亦一二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

共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為今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措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鈌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二萬人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文臣盡不知兵之理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與不專而已近者江西豐城縣有寇刼去潭州上供金銀綱道路為之小梗帥司當時遣發兵將體究縣官非不嚴急而寇竟不可得者乃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鳥沒矣官兵出屯撫州時時一出其擾未艾只緣處置有失此徒貧且怨其流乃爾

非州縣之罪也荊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頃分裂之際每為重鎮財賦甲兵當朝廷之半蓋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並無治績只增壞耳今選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警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周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吳知常者則張挨之火下曾趋事馬友孔彦舟大為姦利坐致富豪之人也有所謂張士襄者則曾任瀏陽知縣攜其美妻遨遊市肆與吏人通家贓賄巨萬席益常欲按治既而不果

者也自餘皆不開名以此二人排類亦思過半矣嘗面
問二人才否盛稱譽之夫為藩翰葺殘破全以人為主
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其能順
適己意弼亦欲結以進自今來除授未必盡出朝廷之
意彼既得此乃又乞奏選置謀議官以掩其迹狡桀詭
秘欲蓋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擇名望才畧之
臣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
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為成規自前監司有强毅之聲者

猶不免盜泉之飲獨曾幾韓璜截然頹波之中真若砥柱然愛莫助之不能勝衆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陟為朋因岳飛泛催軍需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其勢必更竭取重斂以為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開已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改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治窮日之力計較毫釐闕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廉刺

之職又可知矣又如東路師說專庇贓吏贓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𤣥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硃筆擬下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出王𪊲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為帥則廣東之凋蘇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賦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旱禾將盡槁晚禾在黄埃中而茶陵之冦殊未息政要憲司得人比見子猷欲主陳鱗且在廣東愚却聞鱗困於韓京欲脫去甚急且令來湖

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聞設施而本司人吏呼妓置酒高會恐呂祉所喜周秘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芾宮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志一人填次膺闕則一路贓吏少戢民可少安盜可少弭矣向子志才力不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削今涉四年當初連章及表裏相和者趙子巖已敗路刑儔亦閒散席益不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薛弼典方而又其季在要津若才為士大夫辯是非曲直使賞罰分明固

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體究文字未得速達朝廳也方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所不容況經明堂赦恩亦合敘復而獨受淩藉無所告訴秉國之鈞不平謂何大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惡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衆功服羣志使子志得効尺寸決不在林正尤深郭孝友劉鵬劉廷佐趙伯牛之下矣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彥要之數為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

耳

文定集卷二十一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汪公為此銘十年矣焞屬栻書而立于墓淳熙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栻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為予言陳侯官之為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誌留藁蓋玉山公之文而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

子之賢可知也東導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縉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縉雲集附錄

刊刻書籍呈

重慶府推官李壐呈為刊刻書籍事五月二十四日抄蒙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提學道副使劉案驗奉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案驗前事照得川蜀名藩賢才輩出然文章之傳世者縷縷可以稱述而於賢才流寓之地乃或無之本院按夔州府問梅溪集按成都府問

三國志潛溪集少陵詩按眉州問三蘇文集皆無刋板所經廵歷之地如此則其他亦可知矣豈景仰先賢之意或未至耶為此仰抄案回道轉行全蜀各府州縣凡先賢生長流寓之地有文章之傳世者務要尋訪舊本動支無礙官錢翻刻具由回報等因到道轉行到府奉此本府知府崔允訪得所屬璧山縣宋有馮縉雲先生名時行字當可經明行修紹興間登進士第初宰丹稜有政蹟召入忤權奸坐貶復出守竟持節以死嘗居璧

邑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著書立言授徒講道而書院至今尚存又有縉雲文集行於世迨後胄嗣落寞世代兵燹而此集竟失其傳本官隨巳給由去任卑職又訪鄉少參劉培菴抄録舊本五十五卷共計四百餘板巳經呈送本院親覽求為首序但其原未删正多散逸不全又復呈蒙欽差撫治重夔兵備副使張四川按察司分巡川東道僉事李命官校選凡得詩文之有關繫而精且粹者一十八卷計一百四十板理合遵奉翻刻

以傳永久爲此會同該縣知縣孫奇等估計買板刊匠工食共該白銀九兩八錢但卑職佐貳理刑别無所措欲將原發該縣貯庫無礙贓罰官錢轉行本官動支翻刻緣係俱奉本院呈允事理卑職未敢擅便呈乞照詳示下以憑遵奉施行須至呈者右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批依擬施行繳嘉靖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推官李璽

緡雲集後序

夫所貴乎君子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又其次立功要之德發為言著為功可行世而傳遠矣否則功雖格天文雖蓋世抑末爾奚足貴哉壐自童習讀緡雲馮先生語録竊謂吾鄉梓文獻無從而徵之迨倅渝過璧山適孫尹奇樹宋馮蒲二狀元坊考言論世始知先生為巴産也按廟記先生經明行修紹興間及第初宰丹稜以政最召行在論事忤權奸坐貶遂退居緡雲山築書院授徒講學著書明道因别號緡雲有重名人亦以緡

雲先生稱之及椎奸誅復出守蓬黎竟死節於官合邦之人立祠祀焉至今書院尚存則夫社而讀書其中者弗哀歌也嘉靖癸巳兩厓先生按蜀倡道訪古今遺文而表章之鄉袞劉培菴因示以縉雲文集典雅簡明而非剽竊突鶻以為文惜乎散逸未傳耳壐上之乃下學諭翟子表周子魯編輯得其精且粹者詩若干文章雜著若干篇屬奇梓之不彌月而告成嗚呼直言忤奸明道翊教則先生之隱德陰功衣被海內後世益有不專

於斯集之文者所謂德發爲言著爲功君子之道幾矣烏可以無傳乎哉謹序嘉靖癸巳季冬之望晚學縉雲李璽拜書於渝之欽式堂

默堂集卷十三

正月十七日上殿劄子

臣旣言和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偏執惟所施之宜而已又以謂天下有必勝之勢亦有必敗之理我與敵人之共用者若其必勝之勢在我而必敗之理在彼則在我者不可以不用雖未能亦不必過爲之慮知此則和與戰之議可決矣何以言之昔者三國之際魏最强吳次之蜀又次之方孫權劉備無恙時以曹操之奸雄旣

平中原僭亂因其餘勇以却烏孫鮮卑一弱子之力耳而不能并吳蜀而有之則以吳蜀之險可恃故也故吳蜀利于守魏利于戰魏雖能戰而吳蜀必不可入吳蜀并力以攻魏則魏可亡魏與吳蜀合而為一則內陵外侮皆不足憂矣唯其各守其所久之而不能合雖合而無以守之此其所以有而不能久也今吾據有吳蜀以為根本敵雖强大終莫能侵又益我以河南陝右六十州之地益三國之所難合者此雖五帝三王之天下絶

長補短未能遠過顧吾所以主張而維持之者如何耳故用此以戰則戰無不克用此以和則和無不成此所謂有必勝之勢也自古強盛無過于秦既已蠶食六國遂并天下莫與為敵矣然殘刻為性仁義不施而暴虐是用故傳之二世而亡今敵邈在萬里之外無河山百二之雄非能為秦也而以小加大志得氣滿貪黷無厭方且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心腹之內日以離間專為淫侈以夸其所有之富旁附之國至有不忍其虐逃而遠

之者察其所為必不能久此所謂有必敗之理也用我之所必勝以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為而我方約和不欲言戰惴惴然唯恐彼之復來此敵所以得而輕我也且我之所以不欲言戰者豈非以往日維揚之遷徙淛東之奔播有不可以不戒乎此又過慮也胡不觀今日之勢與靖康以後為如何今日之勢方興也靖康以後之勢已壞也此豈可同年而語哉盖自宣和以來朝廷所以待金人者有得有失其失在于靖康之前而不在

于建炎之後不可不辨也靖康以前敗盟于契丹貪得于燕雲敵來不拒敵去不追其失已不足咎矣建炎以後不守南都避而之維揚不守維揚避而之臨安又之會稽四明如太王之于狄人盖有不得已而然者非失計也其後復歸臨安彼固以我為怯無足憚者故我得以收人心强國勢選將治兵嚴為之備所以屢戰屢勝十年無患此非其得耶觀敵之意既得中原豈不欲謀吳而據蜀兼有四海之慮乎然每舉輒敗知我之有備

也必將待時而發則雖名得中原其寔不可保矣與其既得而不能保孰若棄而不守猶足以緩我而市恩乎此彼所以廢劉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而我之所有如此猶且以往日之禍爲戒亦已過矣臣嘗游荆州見荆人所以事關羽者家置一祠雖父子兄弟室中之語度非羽之所欲則必相戒以勿言唯恐羽之知之也夫羽之死已數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者審矣而荆人畏之如此以其餘威在人上下相傳有誑惑其心耳今金人

去中國限以北界水慓陸讋不知經幾聚落然後能復至燕雲也不為之備而徒畏之豈知所先務乎且敵所謂生女真之兵者自南而北所存無幾所可致者諸蕃烏合之衆目散而復集其勢寔難集而使之遠來必不能久縱使駐足于燕雲之境而垂涎于雍梁之地亦必猶豫未敢輕入益進則有山寨必叛之虞退則有契丹脅怨之慮不顧而越河亦敵之所忌也又況河南之民既歸而安必以死守彼雖善戰恐未必得志耳臣故

曰用我之所必勝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為不當以前事為戒而和與戰之事可決而無疑者為是故也臣本書生於用兵之事寔不能曉至於天下之理盖嘗得之于經術矣意之所見不敢緘塞若和未可變戰亦當備則臣所言未必全無補也臣願陛下察今日勝敗之由與在我者可以有為在彼者可以無戒雖未絕和以戰為主如陛下所以諭臣者此計一定萬世無患矣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財幸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

臣衰晚不才誤蒙陛下寘之諫省凡有所陳必賜開納在臣微分可謂千載一時而自到省以來臣所不敢不言者往往多是細故雖蒙施行可以自幸而亦可以為愧以是朝夕皇懼未知所以上副陛下容諫之意者幾欲乞賜罷黜未敢遽發近因藍公佐歸自金國而同時正使王倫輒為金人所留又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邀索國事之大無過于此于是

輒以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之說仰恩宸嚴冀以少塞臣
責荷陛下過聽臣計且語臣曰今日之和非唯不可偏
執自當以戰爲主意積財練兵選將帥固要害過爲之
備以待不虞可和則和可戰則戰此宗社之福天下萬
世之幸也臣當時不能自已雖已畧陳曲折多是承意
稱賛退而自省有未盡者將復進其瞽言未果而數日
以來不聞廣行咨訪但見已命之使又有斥黜將趣其
行莫測所謂臣固不可中輟必盡言之惟陛下矜其狂

愚而加察焉臣聞衆論未孚必稽其實是非混淆當俟其定語雍容則易從辭迫切則難聽臣既已知之矣而今日之事臣必欲亟效其區區者以謂事機之發近在朝夕不容有所待故也且陛下既知今日之和自當以戰爲主則和之不可堅守而戰之不可不備也審矣今乃急于遣使而不及其他此臣所以疑也且使之所以不可不遣者以敵之不能無求而我亦不得不許也雖不得不許而亦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

用彼之正朔而亂國政若此類者誠不可許朝廷亦將不許之矣至于誓書之從違歲幣之有多寡又在夫可許與不可許之間斟酌而予奪之尤所當慎也盖誓書之未行必待歲幣之有定奪而歲幣之數寡則可從多則難繼彼方挾强以陵我求之者多而與之者寡必不諧矣且爲後日之計又不可多然則使其可遽遣而莫之議乎臣觀祖宗之待契丹可謂過于厚矣然景德所賜朝廷本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慶歷所賜朝

廷又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方是之時金帛之直每一疋兩不過千錢省百總而計之為省錢五十萬緡而已人猶以為多也今疋之直不下十倍而兩之直三倍有餘矣如聞敵人欲援舊例此乃祖宗續增之數其可盡許乎又況必不至此而奉使之人又未必有如利用如弼者若一一如其所請而不與之較後悔無及矣且獨不見宣和靖康間趙良嗣李悅李鄴之所許乎初欲靖難不復深慮其後敵人得以藉口遂至今日難

弭之禍徒以使之不得其人故也使之不可遽遣亦可見于此矣且使之不可遽遣而亦不可以不遣遣之則必有所許亦必有所不許臣旣陳之于前矣若遂遣之亦誠有可議者以臣愚見許之多固不若許之寡也蓋彼之所求無厭以其本無意以和也況已見其解和之兆乎今吾固有所不許則已咈其欲矣就其可許者而許者十七八而不許者十二三可謂許之者多而不許者寡矣使其有意于和則可不然許之多者不足以得

其喜而許之寡者適足以發其怒多固不喜寡亦不怒
皆不可以得其和則與其多許而失和不若寡許而失
和之為愈也何則多與無益與無損故也蓋和戰兩途
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為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
已而後有戰戰非我之意和亦非彼之意不能以相易
也何以知其然以往者京城淛東之變知之也方敵之
犯京城必邀二聖以往凡皇族之在城中無一人得脫
者及來淛東逼逐衛兵遠逮海涯幾及屬車之塵此其

意豈欲復存我宋萬世之事哉賴皇天悔禍宗廟社稷之靈與海內愛戴之心共惟陛下以臨九有十年之間國勢已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故彼亦不得已而約和耳然其不欲存我之迹固在彼非木石亦將懼我必欲滅之之謀矣縱陛下以天地之度愛惜生靈斷無復讎之心彼其能自安乎彼不能以自安其能終容我乎然則和之必變可立而待也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無變無是道也故臣願陛下以和為息戰之權以

戰爲守和之備惜財以厚民吝予以存信不計目前之利務爲長久之策臨遣使臣訓之以不欺之誠示之以一定之議俾毋輕許以誤大計則蠻貊之邦無足憂矣然後遴擇謀臣精練戰士多積穀帛以備糗糧之用慎固封守以保安業之民覸亹而動動不失時則以和以戰惟我所欲耳古語有之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如是則金人之强將無所施其于厚幣以求盟不亦遠乎臣至愚甚陋自以天下至計莫尚于此敢布腹心伏

候採擇

竹軒雜著卷二

宋　林季仲　撰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歲寒誰復慰棲遲籬落初橫一二枝試問春從何處去又憑梅報有來期巡簷索笑如相識倚竹懷新却自悲花瘦惱教人共瘦月明風定酒醒時

拙齋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拙齋文集拾遺

祭文 以下附錄

門人東萊呂祖謙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喪回顧瞻未得所傳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歷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媛姝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

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間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輙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韜積渟蓄固未拾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重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

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迹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忤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及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

家左支癈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爲卬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獨厚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謭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滴被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施每靦然慚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

筆屢下而復握也旣半歲矣而所言乃止於是益至善

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濶

踈擧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

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

之志猶有考也尚饗

哀辭　隴西李棡

三山文物甲天下士之筆耕者拘於有司之程過此或

未暇也紹興初紫微吕先生居仁來閩中汎觀俗學根

無佳士椆表兄少頡年甫弱冠先生見之謂其可與適道授以伊洛之傳而亦質無猜胞若夙契先生慰甚於偕計西上賦詩送之畧云吾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翁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少頡行次三衢自謂未之能信翻然復歸請俟充實益爲先生之所嘉尚遂與之爲忘年友其後先生召還支離陸先生亦頹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椆先君於少頡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頡曰支離紫微一也

盍往焉遂從之㮴從兄和伯迂仲與少頴同研席俱以
青衿之中文鳴場屋至是因少頴卒昆季友同志登二
先生之門怡怡愢愢迭相培植德育行果日以光大宗
工哲匠莫不聞而友之支離既沒由是林李二家大爲
閩中學者之所師趙出幽遷喬擘目作柄中庸大學之
蘊始振起於三山少頴天資樂易城府洞然謂學者久
淪所習非誘掖莫進故其設科如發太倉之粟來者能
之後進感其樂育尤用奮發經史諸子悉爲訓傳其紬

緯經術盡列古今師儒之論使諸家森然在目然後檃
其是以歸諸中理之所契雖瑣聞脞說下至塗巷之言
亦所不廢諸生心目開豁不滯一隅蔚然可觀矣紹興
辛未閩憲孫公端朝勉其為萱堂而仕乃以經學中第
授莆田簿丁艱服除調長汀尉以館職名入校讐二載
因痺疾丐外由宗丞提舉門舶參師議遂以祠禄家居
而學者從之不置飲食教誨終身無斁淳熙丙申仲夏
年止六十有五而逝雖其德不究用而回瀾障川不獨

有功於吾黨棡幼而鄙鈍其在父兄之間提誨推挽更見齒於師友者袁兄之賜爲學哀感之情見乎辭故倂敘其初心之勤使來者知所自焉詞曰鬱閩山之巃峙兮卯園藹乎衆芳畹滋蘭而畝蕙兮繚杜衡於藩牆紛總總其筆耕兮俯青紫於地芥雕繢絜而滿前兮歲有售以爲常喟時俗之工巧兮思夫君之疾懷眞源委於伊洛兮開鄒泗之門旁犀心翕其來格兮覩青天於披霧舍山徑之委蛇兮遵大路以相羊春風暢而四達兮

殆時雨之滂流帝閽闢以延佇兮駟玉虬而騰驤濯晨
曦於咸池兮望崦嵫而未迫油雲盍歸壑兮流汩
其湯湯嗟予生之倥侗兮眩淪習之奇尨服蕭艾以盈
要兮甘戎菽之克腸鼎羞列而屬饜兮嚶鳴萃乎喬木
懷瓌琚而未報兮涕感極以淋浪惟百世而一士兮斯
文岌乎綴旒芳與澤其或泯兮悲來者之倀倀及雷電
之未作兮覽遺芳於金薤雖百世之莫贖兮猶參倚而
不忘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

夜半熱甚湖上短歌

江頭老父誰共語白髮垂肩汗如雨兒方高枕作鼻雷翁起開門傍河滸水邊雲黑雨欲成山外天高月將吐江湖滿地身未歸星斗横空夜如許

舟中睡起

幅巾聽雨卧風檣呼得青奴伴晚凉白髮蠹書緣已熟黑甜欹枕味偏長月侵氷簟何妨白舟入荷花不奈香

更倩長年打雙槳雲山青處是吾鄉

五月十九日雨中困卧起讀西清録見其中載歐陽文忠公與許昌齡事甚異作此

四字丹書亦偶然乃唐末必是真仙無人解得潮州意也復留衣與大顛

即席二首

凋盡朱顔年少春不堪柳下對離樽劉郎已是無腸斷更唱陽關惱客魂

舊家明月醉歸時夜靜朱樓歌折枝只有杜娘真好事

樽前猶唱後山詞 語在後山集中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二

次韻韓伯嘉擬陸龜蒙坐眠行倚食學書吟八題

年來勅牢與誰遊林下婆娑萬事休草淺沙平谿路穩

漫郎空棹小回舟

夢中棐几得常憑更有南窻可寄情便是人間好消息

別無勝解不須評

平生不識大官餘小摘時尋雪後蔬一歲不齋能幾日
北山菘韭未宜疎

技痒撩人不易禁讀殘書葉喜重臨牙籤玉軸知多少
浪與兒童較寸陰

妙畫心傳豈學能是中真樂不容聲識評盡入雌黄口
寫得吾心不要名

老來無意作悲秋不奈庾郎知處愁筆底波瀾何日了
人間風月幾時休

謁顏魯公祠時新築懷忠堂云

平生高目看兒童晚喜低頭拜魯公政恐父師千載後
未輸丞相百年中投諸魑魅知何事碎得猰貐有底功
長遺忠臣泣遺恨謾營華屋照豐容

吳興道中過落石祠廟貌甚嚴榜云唐李英公廟

天厭孤隋失羣醜鹿走中原死誰手爬搔痒疥不足平
虬髯少年十八九經營四海多腹心英公扶持真臂肘
從來斷國要老成公獨含糊無可否留得宮中老孽妻

幾覆昭陵一杯酒蚤歲功名塞天破九廟丘墟只回首狐埋未幾狐搰之天上浮雲倏蒼狗更憑頑石作靈祠頗似當年柳州柳不如梁公摩虎鬚為言百歲不祔姑提師十萬復誰可興邦一言還要渠人間萬事本難料老將未須輕腐儒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

戊辰除夜四絶

七年長夢採江蘺此夜樽前倒接䍦莫問東來何歲月

諸孫言語似吳兒

無功飽食愧侏儒羸得霜添白頷髭須已是再逢生太歲何須羞飲後屠酥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八

雨中讀韓致光詩偶池上鹿葱盛開因效其體

彤盡朱顔白盡頭種花本為欲忘憂誰知花上煙和雨添得周郎一段愁

天中節日謁告不赴賛祝擬王仲初

小臣拜舞奉千秋敕賜宫花憶滿頭今日江邉揩病眼

五雲東望帝王州

吾皇一出萬方春自合傾心祝至尊乞得養痾閒地禄

此生尺寸是君恩

題畫蛺蝶小扇

花裏飛來粉翅踈香羅扇上得形模只緣容易無人愛

但說滕王蛺蝶圖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為郡僚祭李刑部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閏四月辛卯朔初四日甲午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前宣州刺史刑部李公之靈嗚呼維公儉以約已為民之儀勤以率下為吏之師事有夷險知無不為利在社稷生死以之一登仕版三易州麾所至有聲久為民思晚來宣城牧此煢黎柰迫遲暮遭時嶮巇朝營夕計慨然憂悲儲峙廪

會較及毫釐爰築我城爰鑿我池賦不箕斂民無怨咨
鳩董工役未明而衣屹然百雉曾不踰時丹樓如霞萬
柳依依蟻附之衆縮手俛眉一時之勞百世之基怗怗
悍將蜂屯蟻馳有衆百旅有馬萬蹄来粟芻茭百需莫
支持滿待亂坐有傾危一失其意怒如風雷公調護之
日笑以嬉千里之民安於耕犂民祠公像萬口一詞嗚
呼公乎忠信篤實洞然無欺禮此掾屬始終不移教以
吏事切切怡怡寢以就仆悲動郊圻諸孤萬里巴川之

涯有櫬在堂飛塵滿幃維公誠恪朝廷具知報以賻䘏

寵以綸綍公復何憾窀穸是歸佳城崔峩實天所遺何

必故土始其安而何以寫哀奠此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鄭峰眞隱漫録卷六

蕭一中親屬補官制

敕某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必在其後爾父去暴歸仁宜得尊顯乃不克享肆爾有茲榮禄爾其益勵奇節以彰爾父教忠之懿

童順等換補官制

敕某等朕惟由余入秦日磾事漢皆克著其榮名矧爾等生本中華心惟慕德朕實深嘉許爲肆易王官就陞

一秩勉期勳烈以永終譽

鄭雄換補官制

敕某等不幸淪于異域能挺身而歸正固已可嘉矧率誘有衆而皆來臣虜則易汝以華資畀汝以戎護誠未為忝惟襄鄧實今用武之地尚思戮力以赴事功則朕之報汝將有大於此者

張振等轉官制

勅國有二病莫先爵禄以馭臣賞非一圖尤重干戈而

衛社具官某材資鷙勇智慮沈深頑敵勢之滔天視長江如平地能以虎貔之旅抗於波浪之間鬪艦所如陣雲介布埽郤强梁除斃餘黨俾氛翳之四平實權輿于一戰惟今日采石之勝掩前人赤壁之功旣已橫階賞吾飛將增華資之三等示寵數之屢加噫功名已成惟其忠誠以禦侮富貴共守益思激勵以承恩

賢忠轉官制

勑某樞庭論賞爾則有勞陞秩之榮遲爾來效

錢卓等轉官制

勑某等漳贛之間阻山多盗爾能警戢悉底清夷按堵吾民厥功亦茂其陞爾秩用勸方來

曹輔轉官制

勑某便殿閲士盖由舊章爾于是時共事無闕陞階一等用以勸勞

陸德元降官制

勑某人懷一念之私盖無往而不為獘以官物為已貲

役軍士如奴隸不懲其始獘有不可勝言者其貶一官往自訟者

貴友仁等降官制

勅某等監臨之官在于督課入察吏姦而已二者胥失何以官為各貶一資爾其內省

趙不悔降官制

敕某爾以宗藩之秀為一州佐敵不及境先事奔逃通守若斯邦人何賴鐫官二等尚示寬恩無忘省循以俟

褒復

李植落職放罷制

敕某士之處世充養以氣恢廓以量則內不失己而外之汎應曲當爾素抱朴直樂善而好義然有不合則如物骾喉不茹而卒吐之故所至輙不合此殆氣有餘而量不足也今褫爾職置之散地庶幾退養而趨于宏大之域則異時之所成就實基於此爾其勉之

李守中降官制

勅某國家好生之徳洽于邇遐爾肆忿一朝輕殞人命獄成來上法不汝容薄貶一官往尚循省

鄭峯真隠漫録巻十一

進呈故事

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貊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薄海内南踰嶺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徳彞見之

臣聞帝王之興所遭之時異宜所立之治異體要皆胷中自有先定之規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納千變萬化終莫能易其所守以規模先定也二帝三王不異此道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所謂道何道也仁義而已矣後世功利之説勝而仁義之治息非仁義不足用也不能以仁義存心而功利之説得以撼之也夫存心以仁義治雖未成一念潛萌冲和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爲帝王之隆乎存心以

功利事雖未濟一念潛萌怨讟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為戰國之權謀務先仁義功利隨之雍容垂裕其福無窮務先功利權謀隨之斂斂爭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審哉此有貴於規模之先定也唐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如石投水無不契合行之果見其效說者謂徵詞肯愷切有以動帝心殊不知太宗胷中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論何為者哉力以功利求勝

仁義人主胸中無定論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
願陛下以仁義為規模先定於胷中凡施為注措一
以仁義為本本立則末自隨若舍本而從事於末則
殆矣傳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夫以仁義為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
尚奚以權謀為哉太宗之治可謂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甚固文
宗患之每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

臣嘗謂堯舜當朝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未嘗聞有朋黨之說也朋黨之說其起於後世乎夫人材之衆不能無賢不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謂之朋黨則乾之飛龍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連茹君子不得而在內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黨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結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誅鋤根柢然後能絕至於化則賢者用使不肖者退聽不知其爲誰之黨錮圓融和

會消患於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之世德裕宗閔各為一黨說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邪反覆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獨立不倚吾能於兩黨之中擇賢者用之則休戚不同進退以道自然破散不相為謀又焉有朋黨之迹哉然則化之破之其效不同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為憂則唐室之不振宜矣葢君子小人固各有類然不可名其為黨名其

為黨則君子惡於投合小人惡於朋比雖出一時之
標榜不知其能貽萬世之禍也後之著論若歐陽修
司馬光等皆以謂君子不能無黨夫既已名君子之
類為黨矣小人安得不結為死黨求以勝君子乎黨
既分矣於是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退則君子進陰
陽消長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環理勢之必然其不可
破必矣惟不名其為黨則泯然無迹第見賢者用而
不肖者斥耳本朝呂夷簡范仲淹蓋嘗有黨矣呂黨

用則范黨不用范黨用則吕黨不用雖其後二臣交懽解讎然朋黨之論終不能平至韓琦為相乃兩用之其黨遂消夫以一韓琦尚能化其黨與使國家蒙萬世之福況以人主為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興嗟惋之辭不得化之之道也

唐明皇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帝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虚

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决至用郎吏崇顧不能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臣聞古之帝王出而應世必以輔弼之臣爲腹心若舜之禹皐陶湯武之伊周漢高帝之蕭曹孝宣之丙魏光武之寇鄧唐太宗之房杜是也盖人君挈大器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必寄之腹心之臣而自提其綱譬大富商之運貨必使能負者

負之而趨維持保護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苟欲身自
負之行於夷途則可矣險阻崎嶇前有蹶跌後有遺
忘力或怠焉左顧右盼恐無肯任是責者何者素無
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責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
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專而崇乃得盡其腹心進賢
退不肖了無疑忌之嫌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
人主當總攬權綱豈應以權付宰相對曰若舜湯武
高帝孝宣光武太宗豈不知治而必以權付諸子者

知宰相之權重則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則人主
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則以權宰相而
摠攬其綱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當與
決豈非自提其綱乎至用郎吏則曰崇顧不能重煩
我耶豈非以權付之乎摠攬之道明皇得之宜乎巍
巍堂堂處三宗之一也

別擬

臣聞荀況有言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夫要者人主執其綱而百官有司各盡其職所以百事詳也若人主好詳則百官有司不任其責而人主日不給矣是以書稱元首叢脞必繼之以股肱惰萬事隳不謂之荒而何譬之富商賫貨山積欲轉而之他必使有力者負之所謂富商者當徒手在旁維持保護雖負者數百保其無遺忘矣若欲身自負之方且自顧之不暇焉能使數百人各盡其力哉何者不素委之臨時難以責其效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

曰大事吾與決豈非能執其綱乎至用郎吏必責之姚崇況其小小者乎斷無好詳之弊矣開元之治百度具舉井井不紊豈非好要之效歟太宗嘗謂房玄齡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多閱於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且玄齡輔人主者耳太宗猶不欲以細務縈之則太宗之所以自處者為何如哉好要之道太宗得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巍巍堂堂與三代同風也太

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幾於貞觀豈無所自

而然哉

漢揚雄法言曰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

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嘗謂大學之道明於帝王之世不明於漢唐之世

明於帝王之世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其不明於漢唐之世者軻之死不得其傳夫大學之道何道也正心誠意而已矣蓋自正心誠意而學焉推而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謂之傳而不謂之學蓋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默得於甘盤天命傳說發明其說高宗獨能領解於是學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專以是為設教

之門故揚雄有見於此而宣言之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於乎使周公孔子孟軻之教得行於中國後世聖明之王不耻於學者傳說倡之於前揚雄衍之於後其有助於吾道不為小矣其開導於後世可謂切矣後世猶有自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學自聖之君痼其鄙陋而不能學夫惟自用則惡忠言自聖則忌勝己其奔走先後皆讒諂面諛之人爾此帝王周孔孟軻之道所

以不明於漢唐之世也其治豈無間有可喜要不純於正心誠意之學也故韓愈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亦可悲矣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堯舜平禍亂如湯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聖聖相傳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淺陋之習置之帝王周公孔孟大學之道也嗚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在躬於干戈搶攘中崇儒右文繼統大學振乾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始克以此道傳之聖子陛下以

天縱多能之聖緝熙光明之學承太上口授心傳之妙無一念不出於正心誠意是故以之事天則三光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宗則神靈懽喜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感夷狄則向風慕義以之感人心則天下和平此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也臣愚猶覬陛下研磨此學不倦以終之使其道高出堯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學而至於堯舜至矣盡矣而孔子語博施濟衆之事修已

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誠懼後世聖人學至堯舜而止也於是而進焉大學之道也大學曰德日新日日新新新不窮陛下之道將高出堯舜之上矣此

臣區區之願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臣嘗讀周宣王復古之詩小序稱其能内修外攘復

文武之境土竟以內修外攘為二事臣獨謂不然蓋能內修所以能外攘也使內修外攘岐為二途天下不既多事乎夫惟內修則仁義並行教化益隆中國之民安寧富庶頌聲並作使鄰國望之若神人然謳歌思慕願為之氓而不可得如是則恩信所被稽首稱藩干戈所指壺漿先饋又何必區區於戰鬬殺伐之間耶唐太宗得此道矣方貞觀間際天所覆荒區之長悉受唐璽纛蠻琛羌寶踵相逮於廷人皆謂太宗

雄武善用兵電掃風除之功殊不知其本蓋在於治
安中國之一言也故善馭遠者不急於外攘而急於
内治治嚴賞罰之法塞僥倖之源故天下之仕者皆
宿道而向方趨事而赴功紓州縣之費懲聚斂之吏
使天下之民樂其生而安其業謹擇將帥卒乘必練
器械必良使天下之兵有奮志而無惰心土地人民
官吏士卒皆如故也法令品式紀律財賦不必益也
一振作勤修之則内治立矣内治既立敵國將自服

故杜牧獻取山東之策於唐以爲上策莫如自治其所謂自治者特在於制度條章井閭倉廩賢才好惡援選廢置之間而已使文宗能用牧之言則太宗之功業可尋矣臣願陛下内修政事遠法宣王治安中國近迹太宗則復中原如運諸掌東都之會靺鶡之朝雖跬步可待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馬

臣嘗聞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言深可為萬世居中禦外之要法觀宣王中興得此道矣詩人美之非美其成功美其能待時也方宣王有志復古既已能内修而外攘車馬修而器械備使其發號出令聲言選車徒而北伐誰曰不可而宣王殊不欲稍露用武之心乃因田獵而選車徒益恐敵人因此致疑必起而拒我則吾大事去矣此宣

王得待時之策也及夫事力已强時既至矣雖六月
興師有不暇恤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宣王得乘勢
之策也故復古之功可為萬世中興之冠嗚呼盛矣
非獨此也臣因究觀後世凡有長慮之君莫不皆然
越王勾踐懷會稽之恥忿行成之辱非不能收殘餘
以決一戰顧乃奉皮幣玉帛春秋不絕男為之僕女
為之妾不敢輕咈吳人之意知時有未至也故其堅
忍不動之德至二十二年吳人稍蛩不遺種而後能得

志馬勢可乘也漢文帝懷高祖白登之圍痛高后嫚罵之辱非不能厲士卒以決一戰顧乃卑辭厚禮遣女和親若養驕子若奉大國不敢輕咈匈奴之意知時有未至也故其堅忍之德至宣帝時值其乖亂而後能得志馬勢可乘也向使越勾踐漢文帝不知待時之道不忍憤憤張虛聲以震慴之彼既為計以防我又安得其後各有乘勢之功乎方今夷狄未服積耻未雪一介之士咸知發憤懣吐忠言以勸陛下北伐

言之可美行之在於審也臣願陛下以宣王之心為心飭議論之臣毋欲速戒邊鄙之官毋見小利斂形匿迹外不暴揚深機密計中常惕勵待其時有可為勢有可乘一舉而成復古之功使祖宗之責望太上皇之所付畀者一旦章章焉則陛下中興實與宣王同符不勝天下幸甚

漢班固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究不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臣嘗謂周三十七王莫盛於文武成康漢十一帝莫盛於高文景武而史臣於周漢之世獨推成康文景何哉蓋創業之初民方狃亂不得不以法制整齊之惠養斯人之政蓋未遑也及夫亂既去矣倘仍前轍何以壽一代之脉乎四君者深知此理是故以寬大忠

厚惠養斯人渠渠懇懇專意撫摩必使斯民咸登仁
壽之塗而後已譬如人有疾疢而以砭劑攻之病雖去
而氣亦耗矣苟不加調養之功則氣且益耗安能長久
故良醫於此必去其藥石而用膏粱禁其作爲而就安
佚然後病者始得康寧如平時如是而不能保有天
年者鮮矣然則壽一人之脉者良醫也壽一代之脉者
成康文景也想當成康文景之時在廷之臣豈無進
察慧之說殺伐之說聚斂之說者成康文景之心湛

然如止水皎然如明鏡照破羣邪堅忍不動決壽一代之脉為子孫萬世之計然則夏商之後周八百年漢四百年社稷綿遠政治光明實由四君寛大忠厚恵養之功有以致此其後宣王中興斯民喜於王化復行光武再造人見漢官威儀而增喜人心如是固結而不可解此豈法制整齊之功所能致哉惟我仁宗皇帝即周成康漢文景也四十二年之間其所以培養邦本者至矣盡矣靖康之難中原騷動天下恟

恟太上皇帝獨能紹復大業於干戈搶攘之餘苟
非凴藉人心思宋何以能如是速耶迨夫投戈息
馬之後亦專以寛大忠厚惠養斯人益知其脉之所
自也今陛下遠取成康文景近法仁宗太上發號施
令一以寛大忠厚為本而臣區區之愚猶及於此者
誠願陛下益堅前志勿惑他說以寛大忠厚之俗使
天下禮義廉耻油然而生刑威誅戮措而不用和氣
仁聲充塞宇宙誠心德意上動於天天之所助吉無

不利鄰國望之願立於朝願居於市願出於途願耕於野以此恢復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寧有不濟哉孔子曰我戰則克盖得道矣陛下幸赦臣愚而力行之

鄭峯眞隱漫録卷十三

上壽皇帝表

則天蕩蕩固靡俟於形容成功巍巍宜不忘於揚厲式昭祖武允屬孫謀神人悦怡臣民鼓舞中賀伏惟至尊

壽皇帝陛下承堯舜之統廣文王之聲措世治安游心
沖漠雖脫屣於萬乘猶制服於三年精誠已底於格天
思念未忘於陟岵茲涓良日肇舉縟儀雖出孫謀實繫
慈訓泥金檢玉重增九廟之光疊矩重規高掩百王之
躅臣伏限退休田野莫遑趨慶闕庭臣無任

竹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棣華雜著

勅奉議郎吳儆除通判邕州

一郡之守在汝守貳祭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允所請以觀來效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元年三月六日

勑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都巡檢

吳儆

近自纖徊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

爾判邕州而廉平達於朕聽是用命爾安撫嶺表其一

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勑如右牒到

奉行

淳熈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進竹洲文集表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徽所著文集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竊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
希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唐宗覩故笏猶思魏徵之賢孝廟序遺文
誕錫蘇軾之謚或賸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
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徽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
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
垓絓氣吞仇敵繫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

之謀於社稷之臣爲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歙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文章公車旒扆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賫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歷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

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籍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暇覽特貽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儆文集總為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熙二年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奉聖旨

降付尚書省

文肅吳公謚議并勅牒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寳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為曾祖故邕州安撫吳儆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寳祐四年十一月太常寺狀申准寳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

為曾祖安撫徽定謚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申本寺
除已開具條令數内一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勑節文
三省同奉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
謚并勛德節義聲施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
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
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照得徽州申奏吳徽
定謚身殁之後官不及謚行當及謚若照前項條人係
是特降命謚指揮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准

指揮送禮部太常寺分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諡
指定申本寺施詳吳賫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文見
得吳儆文行勵名度越前脩覩其攘寇弭盜凜凜忠義
真有汎掃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書立言大抵皆有補
於世教本寺開具條令在前未敢自擅議諡今欲指定
具申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訂
諡申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准都省批下
本寺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准

此本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
芹擬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儆謚議議曰古之端師明傅
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
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開居教授猶數百
人以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
安胡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禮適用
為學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温潔之淵篤覺之純明
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為名臣乾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羣

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
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
成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
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
孔子之剛曽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别又勞以書曰
益恭才氣事業爲可推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
已堂懔懔天爵人爵之辯重哀世之苟得無恥者晦菴
讀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吕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

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盖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存焉初公爲太學舉錄屛邏卒重學舘體寧安仁勸吏事如麗官倅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畧嶺右遇事疑必洛公箴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轉聞得台陛對條天下大計最深遠年陵嘉奬甚寵卿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爲親娛又時與來學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齊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儁從者如雲相與推

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為教學者以仁義為學者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為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常與國脈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夕故哉今天子躬聖德建皇極闢洛大儒厥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

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為公謚謹議令承本官擬撰謚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朝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謚施行伏候指揮本部承准指揮送吏部覆謚申尋送法司去後一檢准條法指揮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臣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

取子孫狀以聞其藴德邱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
屬奏賜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勑今後王公及職事官
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勳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
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中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
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本部
請官覆謚去後承朝請郎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
權考功郎官龔應之擬撰覆謚議議曰乾道淳熙間天
下有三先生晦菴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湘東萊

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凡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為本而上遡乎洙泗之學慶元權姦用國立僞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頹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為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逈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楊震黃憲之流也公資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可

仗文辭峽傾巖峙雷轟潮汎餘子縮手驚悸自為舉錄以至為尉為宰為倅為州為御政事皆奇絶陛對論恢復大計謂金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立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方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賢所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馘利以獻天子不為虛語矣歙之山攢青聚翠萬疊倚天神仙異人多所窟宅孕秀産奇鍾為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郡人也豈偶然者

才高而用少學與而售希公之不遇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為則為之何足介蔕孝弟忠信士所當脩者不可斯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八十之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减萬鍾哉下帷教授負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芑中沚之莪所以助國育才者菁菁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以目前論也公之交遊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名而願與之友以

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實彰彰乎不可掩矣生不得展其才殁不得揚其名為善者懼何以勸聖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已賜謚奚庸缺典於公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謚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候指揮十二月十八日奉聖旨依奏勑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勑牒尚書吏部故朝散郎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

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馬事吳儆牒奉勅宜賜

謚曰文肅牒至準勅故牒

寳祐五年

宗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

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竹

洲先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偁避秀園諱改曰儆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歙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公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必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録公脩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先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録公遊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輙居首選儕輩相與嘆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彊盜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熈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廵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覩老句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句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粲然若指諸掌而能剸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

人之經故其發為文辭涵滀演漾嚴潔淵奥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方隆興天子鋭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心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吕公龍川陳公桜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

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子路之強三章以諗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偽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覆太息徧告於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為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為太學録時天子厲精以邏卒廉察中外一日

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簸弄耳目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答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爲得輒入卒喋受答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並海盜出歿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鮮䤤裹以衣之親與傅藥士卒皆感慨争奮願空賊

以報及守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為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

活者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公融横槊其
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襲旁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
盗聞之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然不
以令盗聞之咎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
曰盗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
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
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盗滋蔓矣
法吏乃反以為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治邊

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畧廣右有疑
事悉以咨公寅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為之
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强盛服
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鬭且
歲數千人至横山市馬日益横怨其酋必程持國書來
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
乾正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
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車馬歲得銀帛

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邪輙敢妄有邀求吾當閒諸朝絶汝賞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首遂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凌識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輙為掠去公屢委所屬追問識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棫藏匿逃逋窺伺叵測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震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棫如

期而來且惶懼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
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氷吾敢慢乎於是
兩江五十餘洞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
犯吳公留邕三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於朝得旨
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
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陛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
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誤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
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

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乃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逹葛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寖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為祖逖諆詡戰守之謀而無桓

温劉裕深入遠鬭之患逌其壞亂糾合諸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畧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吽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着數各隨局而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奬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爲政爲最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

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
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如泰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
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嚬笑以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
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
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
從遊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
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為竹
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

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予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

金氏封安人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興元年四月日合葬於績溪縣高車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堅垌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饌孫十一人鎬鈜錫鎮錞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録公之長子垕之後曰銓出繼國録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洲瑞昌縣事韓楚卿次幼未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與公同里閈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遊

故知公之出處顚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仇敵而身不得任鐵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排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為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已堂記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

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世而苟得至於忘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見其記文又可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骨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者不待予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

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銛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採錄云謹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户程卓狀

竹洲先生傳

公諱儆字益恭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強盜改承事郎

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學四年轉宣教郎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轉承議郎被旨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

發為文辭毎一引筆若飄飄驟雨不可止邊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為已任方隆興天子鋭意北向效竒獻策者無筭公獨慨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呑仇敵而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奸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先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

繂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孰得而制哉觀文殿大學士廣陵郡公葛卿撰

竹洲先生像贊

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寥廓聽鳴鳳於高崗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

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唬不得交質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賓廊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扢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即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也為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然嫉之者至以為可殺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江並海海盜出沒

鬼神不可蹤跡閒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徹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閒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

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
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閲之君馳馬横槊於其間
聲勢甚張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
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
媒孽之部使者一一摘摭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
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
鑊實甘吏從旁爲咨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以罪焉
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矣跳梁小醜孩

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予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每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擧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乾道七禩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說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

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學字有法不為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塲屋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邕管僕泛浙江而西邂逅相過於臨安平時既得其為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之品第吳恝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揖而去折簡致歙人鄭

彥圭二九僕始得之錯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曹孟德而外亦以不然孟德一有使君與操之言元德爲之手失匕筯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失禮貌而靜察之不知已爲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同不同而卒遽驚媿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子從横布置私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未發之機豈不狼狽雖局銷其夙昔之心邪已而發所折簡蓋吳所著墨說大畧喜彥圭以窮冬澗谷之泉治千載摧敗之松以成此

堅久不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人托
物之興也吾曹數奇易取摧敗何當養其所不可摧取
者於煨燼埏埴之餘以為世用哉吳公剛大以直方為
此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因書此於墨說之後邪
溝陸庵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別

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予曰棖也欲焉得剛予
路問強予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

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爲邕州通判其人剛决而有虞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

祭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自已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諗之特欲知其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于以操偏而進德噫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漢張栻書於桂林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

亮一別不謂便是許久中間伯恭送到婺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為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周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台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

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暄首問此事乃如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子一見遂遇合纔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咸然不是當耳欒武子

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聞見待邕州即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歎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當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

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十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晤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凡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亦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

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
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乎亦且磊磈
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
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閤差
考官固已如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
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

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台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懟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

故大字耳詹澧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即商
摧義理殊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
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
倅吳儆者雖是狷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
亦謾及之

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書

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
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春教喻輒為心開目明耳尋常

獻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絶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予重語前書已及之誠之乆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逺無所效力也陳君㢸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悔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逺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茍甚不易此等人才與温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

耳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馽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禄方切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為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渥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任如何此事自繫天意

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況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分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問悃區區

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得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示幸甚

附鄂州遺文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紱師聖王善吾身蒙果行盡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

矣獨夫經大法之可尋惟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克徳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愔愔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涅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遊翰墨場處居敎地旣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晦庵集

晦庵集序

別集類三　南宋

愚聞之紫陽曰道在天下未嘗亡其托於人者或絶或續故行於世者有明有晦至哉言乎是言道者莫難於絶且晦之時至絶而得續晦而得明其為言也甚易愚則以為不然當絶而初續晦而得明非有一人焉為之集其成使續者之不絶明者之不晦其棄絶與晦也無幾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至於孟子厥後不得其傳然

道雖無傳而道之行於世者未嘗絶也不獨江都見之三策昌黎見之五品即諸子百家何一非道之所在使謂道有竟則天地亦有竟乎無如繁則失於訓詁畢則流於功利其窮年累月汗牛充棟之所作非畸則詭非迂則誕蓋托於人者無其續則其行於世也不能明求其全體大用無一字背謬於聖人者舍紫陽奚屬哉周子之無極得紫陽而徵言著明道之仁伊川之敬横渠之禮堯夫之數得紫陽而大旨出其大者既得力於學庸論及易詩禮諸

經其事業則見之於綱目至其切近而有用則見於小學近思錄諸編既已家絃戶誦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而究其畢生著作之所在則全書一編又不可不讀也當其處不得為之地際萬不可有為之時而其所自陳所誠勉惟知有堯舜其君三代其民憂勤惕厲死而後已千載而下讀其書考其行事其心即子輿氏之心其所言即子輿氏不得已之言也眉錫於甲子入楚過嶽麓於乙丑至武夷謁紫陽書院院且廢白於大中丞公謀更新之夏五登鼓山

客烏石峯憑弔遺蹤為石碣為扁額凡其遊屐之所述

曠世而相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泛棹建陽訪求遺書

得其全帙歸而謀於平江息關蔡子校讐以行於世眉錫

不敏切附數言於後先生一生大槩先儒若勉齋若北溪

若鶴山已詳述之余小子又何容贅一辭然道統絶續之

所關人心安危之所係陷溺既久廓清匪易慆淫目甚砥

柱為難今讀全書凡家國天下之事與夫飲食起居之節

無顯無微無精無粗無鉅無細無本無末靡不見諸躬行

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而從以朱子爲依文解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間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辭說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爲朱子焉耳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于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子喟亭具有同心相與竭歷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其有續有別者蓋集既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別於其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又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常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為多岐所眩定為晚年者或未必盡出於晚年然多聞記誦大都是少壯精力有餘時功夫若晚年進境未有不去泛濫而歸緊要去安排而歸灑落者也即以吾輩讀書行已處驗之自知乃故反之而指為初年未定之論似亦失之矯

發之議論諄諄懇懇隨處感觸不驚於詭異不入於迂濶推之則參贊之極功約之即愚夫婦之所可與知將見似續之有人而道之得明於天下也或曰子刻全書知尊紫陽矣尊紫陽則必闢象山闢象山又當斥姚江答曰孟子加楊墨無父無君之罪以其非孔氏之門而創為異說以惑衆其流弊足以壞人心若姚江非仲尼之徒乎即其抗劉瑾定宸濠二大事而事功節義無愧於聖賢子知尊紫陽已矣又何以斥姚江為也偶序全書而附之於此浙西後

學臧眉錫書於吳門旅次

晦庵集序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況乎接往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者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道之人葢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内合外溯流以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年俱進朱子之為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羣說反覆講究精

誣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況前人且未能攷據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訛則正之苟屬疑似寧仍其舊聊存吾兩人慎重不苟之意云爾天下後世精心以求徐思而自得之以見朱子之為朱子不惑於紛爭之論而相期為聞道之人斯集之有繫于吾道豈小補哉

平江後學蔡方炳謹識

文忠集卷八十七

得嶽廟謝宰相啓

陳情甚切自適公臺管記之前加惠至深俾綴嶽鎮祠官之後寛僭煩之大戮循省侍之寸誠埏埴恩隆銘藏志極竊以重莫重於三旌之位微莫微於九品之官既霄壤之勢分宜鑪錘之理絶三上書而不報昔焉事有至難一出言而遽從今也談何容易葢上相擴至仁之政故匹夫無不獲之私伏念某資本妄庸迹仍闒阘既

才力難充於晏御何姓名敢徹于膺門昨以賞延許親
簿領雖官期之浸邇顧親膝之滋遥中實徬徨勢惟怵
迫念終始受恩之厚誠無越于大人則恢宏播物之功
必不遺于小子用瀝肺肝之懇自投鈇鉞之誅豈謂竿
牘甫聞甄陶已亹俾釋鉤稽之繁劇容忝卜祝之優閒
家請官供坐竊代耕之禄冬温夏凊行趨學禮之庭一
被洪私兩諧素願此蓋伏遇某官道公毋我德大有容
象極承天運四方於掌上垂紳正笏應萬變於胸中雖

彌縫輔賛之莫窺而汲引拓賢之可考凡名片善已悉使之逢辰曾是微生亦并令其遂性門墻在望頂踵知歸某敢不静言厚幸之来推本曲成之自寛仁傑太行之顧將歸覲於嚴君反翰林蜀道之難顧追蹤于前輩其如報効何憚靡捐

賀吏部周侍郎縉啓

同前

詔褒壽隽位列禁塗周子先生已著作成之効天官小

宰正資鑒裁之公上眷至隆人言無間恭惟某官鍾英靈嶽𧨏譽儒林堯醲舜醺粹矣淵源之學周情孔思煥然黼黻之文早被選掄屢甚盤錯吡叡屢辭于西土埋輪幾徧于中州歲適凝寒獨見堅剛之操時方更化宜先耆舊之圖暫假道于賢關果升華于法從剡是銓曹之要實為政地之儲盖為國求賢既已坐清于流品則得時行道自能叅斡于鈞樞揆理必然指期可俟某昔叨聯事今睹除書憶別浦之班荆未周歲月仰明庭之

持橐恍隔烟霄惟欣須之交懷匪敘陳之能究

賀禮部侍郎曾幾啓

光膺書賛進貳儀曹陪紫橐之近班寵清時之宿望伏惟其官氣全剛大學造深醇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朝涵養早忝麟臺槐市之聯上聖選掄屢付龍節竹符之寄比圖壽儁再踐周行方總羣儒明二星于東壁俄升宗伯亞八坐于文昌惟中典議禮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棊路姑蒐軿于上儀

論政法宫即洛詢于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

留鑰之嚴莫展高閎之慶其為頌詠罔罄敷陳

止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止齋集後序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於温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令亦罕得抄於内翰可梓行於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

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玉珮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真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緐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篋至溫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僭書於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

蔡君氏暨出處履歷有行狀以識之詳王内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知温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

澹軒集卷一

宋 李呂 撰

次張文潛龍圖寄黄魯直太史韻

詩翁署門無客訪妻孥不譏官漫浪載醪問字人掃軌
舉案齊眉婦供餉久甘造化相疾苦句墮醪中獨無恙
從來文字煥星斗落筆風雲隨軼蕩不停聲鳴更少日
挑抉化工窮想像故令糢糊強舌本暮年洗心推意向
只今飃蕭衰垂領筆力尚斡千鈞壯忍飢未悟詩能窮
得飽懸憂福無妄憐翁判與身世遺顧我強嬰兒女惱

詩翁事業故不貧與人胸中無盡藏

送崇長老

渺渺天童路今年草又秋淨缾誰解趯鈍斧子牢收作客如投子生涯只趙州山田一盂飯此外更何求

止堂集卷一

宋 彭龜年 撰

應雷雪之異詔陳時政得失奏議 案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伏讀詔書喜至於泣臣官為侍從義則世臣不能遇事而論思致勤詔旨之訪問退揣私分甘受重誅儻復略舉細微而言何以仰稱懇惻之意謹昧萬死條列以上唯陛下留神臣聞雷者陽精之發雪為陰氣之凝雷震於驚蟄之前陽已不固雪作於雷震之後陰又太彊唯陰縱而不收故陽微而受制驗之古昔具有證詳春

秋所書晉漢所志雖人事感召之類不一而陰氣過盛之證則同故自一家而言則男為陽而女為陰自一朝而言則君為陽而臣為陰自羣臣而言則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自天下而言則中國為陽而外國為陰陰或侵陽故為此變志壹動氣實在乎君然欲尋災異之源必致精微之察儻有人事少有不盡是於天理猶未為純宜殫聖心廣求其類故在内則陽敎不可以不立在外則君道不可以不明言路不通則小人或得以蔽欺

折衝無人則强敵必至於侵侮何謂陽敎不可以不立夫姤卦以五陽之盛猶畏一柔之章成湯無聲色之娛尚有女謁之戒私情難制自古則然儻有隙之可投雖一毫而可畏且如崇飮尤懼傷和若禁門啓閉之不時有緩急憂虞之當慮冀因警戒少屈皇明何謂君道不可以不明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操此二柄是爲大君若賞罰無所勸懲則善惡何由分别且如近日廷臣之補外多因中旨而徑除若以爲有罪而可懲何不明言

其過若以為有材而可任何不因事而除惟舉直錯枉之道不能昭明故乘間抵巇之徒竊以賣弄遂使人各解體士不盡心苟且偷安緩急難保君臣之情如此天人之際昭然可不明示過功公行黜陟庶免賞刑之過可名陰陽之和何謂言路不通則小人得以蔽欺竊謂臺諫之臣乃寄耳目之責儻無事之不達雖有姦而莫容陛下聽受直言超邁前古質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蕭鷓巴節鉞之除全臺論之而不聽周昭遥刺之命

給舍繳之而不回雖能中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過不吝之道恐致姦宄遂輕朝廷私託横行公議漸廢欲令沴氣之消弭當務奸慝之掃除盡窒私門大開正路何謂折衝無人則勁敵必致於侵侮近聞警報之至敵有他族之兵雖啟攻人之謀未免懼我乘其後或於境上略示疑形可不審詳遽作煩擾有兵不練又復招兵兵多不精重以蠹國臣聞御敵之法莫若擇帥為先苟得其人付以統御之寄俾久其任自為攻守之謀一聽

所為無從中制課之歲月必有成功豈必今日泛然之
圖祗為諸將自潤之計如此等事殆非一條以次推求
敢擇大者以瀆陳庶幾萬一之有補臣尚有瞽見上禆
聖明嘗以今日之災考之五行之傳唯劉歆以為恒寒
之罰在洪範是為聰之不謀陛下既盡求言之誠乃得
應天之道然嘗聞景祐之五載止因雷震於春初亟出
明綸博求直諫首及聖躬之闕失盡令百辟以箴規今
雖故事之循尚有未盡之旨止憂庶政未及反躬僅逮

館臣不能盡下求之旣已不廣用之豈可不誠葢言不
難求其難在聽言不難聽難於必行若不能行徒文無
補陛下自逐遺補之後屢出言論之臣雖皆假以他辭
授之美職人終以其忤上而去故大率皆以盡言為懲
況茲明詔之頒旋有渝古之責事雖中輟聲已四馳伏
願亟取封章之言擇其剴切之論重加開奬與之施行
以開天下疑沮之心以答蒼穹仁愛之意反禍為福如
響應聲臣識淺言狂命輕意切俯伏私室敬竢大刑

止堂集卷六　　　　　　宋　彭龜年　撰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疏

臣聞金人近有韃靼諸國之兵河北又遭水旱狎至之變度其事勢和好必堅惟聞河南流人並無歸着未免聚為盜賊又云流人往往有歸附之語亦知朝廷已有指揮令沿邊諸州謹守疆埸至即約回但恐此輩以救死為心彼既無從得食忽爾衝突而來未必可以攔約儻或攔約不住又難驅逐以兵敵人亦恥于百姓流移

當必反以本朝誘引人過界爲解設或至此不特失中原之士心又將失兩國之和好事當早圖不可坐待寧諆之而不用勿事至而旋圖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令察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熟議所以處之之道庶幾不致緩急誤事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畫一疏

臣材疎智淺不堪任使惟是先臣服役兩朝頗有時望而臣獲侍陛下又玷從班一旦出守極邊未免耳目所

屬所以舉措不敢不謹謀慮不敢不周然時方無事過為隄防大似張皇豈免疑議然臣與其畏避小嫌而貽憂于國孰若歷叙情實而預為之圖儻獲妄言之誅臣亦甘心于此謹條列下項一鄂州副都統其人雖有麤才為人亮橫向者辛棄疾之事實自其人啓之其人向為環衛官臣嘗與執政言此人不可在人主左右其人後聞此語頗出怨言今日忽有此除其人必更疑忌邊事未動內隙先開主將不和緩急孰恃朝廷若不許臣

辭免即乞改其人別一等管軍差遣若以其人在襄陽已著績効即乞別差臣遠小縶難州郡一郡得襄陽在今日最爲上流重地既有屯兵又有民兵朝廷方擇守臣增重其勢而猥及于臣顧臣之才何足及此但先臣嘗服戎兩朝頗有時望臣復叨冒獲在從班一旦出守屯戍民兵必屬耳目豈可不使具知帥意儻平時情既不接則緩急使之甚難臣照得乾道八年葉衡出守荆南嘗陳乞犒軍一次及從來閱習武藝亦乞時加犒賞

以為激勸朝廷並從其請欲望聖慈檢照乾道八年許
葉衡犒軍指揮劄付臣一例施行庶幾憑藉朝廷威靈
可以少効微勞一臣竊見襄陽係是極邊去處田土開
墾絶少租賦所入不多客旅亦稀商販尤薄雖有酒庫
緣諸境司賣酒稅其利甚輕平時亦費支吾緩急何以集
事臣照得向來陳天麟司馬倬吳琚守襄陽日皆嘗陳
乞財賦並蒙朝廷給降臣愚欲望聖慈下禮部給降度
牒一百道付臣前去變轉支用如後來無事支用不盡

當盡數繳納朝廷不敢妄費一臣照得本府雖有官屬與臣多不相識並未諳其性行竊恐緩急之際無人商畧事宜臣照得臣兄栻守荊南日嘗乞辟置官屬特蒙
朝廷矜從臣愚欲望聖慈許臣辟置文臣幹辦一員武臣幹辦一員及書寫機宜文字一員乞從廣東朱安國例許辟外姓庶幾可擇盡心力耐辛苦之人與之協力濟事以報萬分伏候勑旨右臣條具到前件事宜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如臣言可採乞付三省樞密院施行如

不可行即乞檢會臣前後累奏別與一遠小繁難州郡別擇廷臣任此委寄伏取進止

止堂集卷七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知贛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並與郡臣已具辭免今月初八日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差知贛州替衛涇王炎差知湖州替周夢祥並待闕供職者威命洊至如履淵氷自揣凡庸何以稱此臣

本無材學僅以戇直誤蒙簡知負累十年忽叨錄用若臣稍可勝任再三控辭是為欺罔聖明冒黷君父下虧素守上負大恩若臣不知疾病不顧危亡徒戀寵私有懷不吐則臣為以利事君雖死莫贖甚失陛下平日知遇之意臣所以冒大譴大呵而再伸其不得已之請者蓋為此也伏念臣自今年五月咯血之疾再動及今三月屢止屢作已用之藥再投不效藥嘗中病後效復違此非藥之罪也乃臣福過而災生所以向榮而疾作此

去闕朞未迫尚可訪醫然使臣儻無知止之心必召虧盈之罰病將益甚生不可期唯有罄竭愚誠仰投君父免此除命庶獲保全此身茍存報德有所終祈淵鑒俯徇忱情意迫辭危罪當萬死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再辭免知贛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並與郡臣于八月初五日具辭免狀申省乞賜敷奏未准回降

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差知贛州臣又於八月
初九日再具辭免劄子奏聞今月二十日伏准省劄以
臣乞免與郡指揮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仍蒙進奏院附到告命一軸者臣洊貢悃詞已瀆淵聽
威命狎至不勝恐惶臣竊惟人之于天臣子之于君父
其勢至相遼絕而疾痛必呼者亦以死亡之難忍或冀
君父之興憐況臣顓愚素辱知察今兹蒙恩予郡去家
密邇地望隆重俸入不薄使臣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

臣自宜俯伛禀承而乃敢申不移之愚方已成之命者
政以實病爾臣固知闕次尚遠未應力辭然臣自聞命
之後辭受之際莫知所安緣此心志靡寧其疾復作一
月之間血凡再動尸居餘氣難望生全苟俟闕到而後
辭必以避事而罹罰臣今閑居無事尚不任勞强使臨
民豈不誤國臣所以瀝肝以寫不盡之悃忘軀而犯不
測之威惟恃君父知遇之深或察臣子危迫之意曲垂
恩眷再予閒祠使臣不唯今日可以免避事之譏後日

亦可以逭誤國之罪糜身殞命不足酬恩干冒宸嚴臣
下情無任祈天竢命之至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除已
繳申臨江軍寄收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許國公辭免賜第劄子

伏念臣年弱冠性尚顓蒙方朝夕侍慈親之旁而頂踵
受隆天之施已為踰分深切負慚忽拜洪恩賜之列第
顧勝衣之未久豈大廈之敢專輒控忱辭仰祈矜許

代許國公乞立班行馬於宗室承宣使之下劄

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控愚誠仰干天聽臣今月十五日
伏准尚書省劄備奉聖旨令趍赴朝參起居立班行馬
在宗室正任承宣使上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
年猶稚弱粗任衣冠自此日侍清光豈不榮幸但臣竊
見今朝參宗室臣行最早欲望聖慈只令臣於宗室承
宣使之下立班行馬庶幾可以少安愚分冒犯宸嚴臣
下情不勝殞越竢命之至伏取進止

代其官乞蠲積欠以安縣令劄子

臣竊觀今日縣令之難非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夫朝廷以新改官人必使為縣是知其不可為而強之也獨知縣得以二年為任是慮其不可為而優之也然不求其不可為之實而去之何哉殆未有以此告陛下者乎臣出入州縣粗知其故凡今日縣令之所以難者蓋以財穀之出入不相補爾豈特不相補直有銖兩之入而鈞石之出甚相懸者臣不暇縷數但深所怪者

一責其出而不予其入也夫天下之財賦縣當受之民
州當受之縣而今之民輸財者皆在州矣縣之合輸于
州者初無額可取也唯無額可取故逋欠積壓有至十
數萬緡者夫州既以得之民者輸于上矣而其責之縣
而未得者皆以為逋也縣令初至新政未修舊欠已迫
那移借兌所不能免猾吏假託以為姦大姓媒孽以為
訟而令不能久其職矣甚者嚴號令事箠楚誣良民
以為逋假公事以罰錢而監司不容不取問送勘而令

不得安其官矣此非獨令之罪蓋有以使之然也臣愚欲望陛下將諸路屬縣欠監司若州乾道九年以前未解錢盡數並與蠲放庶幾縣令不為積欠所壓可以少行其志如此則雖不強之而可使就雖不優之而可使安庶亦能使之為陛下盡撫綏之職矣實天下幸甚

止堂集卷八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準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祗聞成命

跼蹐不皇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皇恐緣某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旣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還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秘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

某除秘書郎某微賤之官祗拜恩命自合即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廁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

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厠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未從方此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如今日在廷之彦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既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十四

宋 彭龜年 撰

致王母祝聖語

祥開虹渚實生天下之君節出龜臺來祝聖人之壽沸雲和之琴瑟擁絳闕之旌旗嵩嶽聲中仙車縹緲山河影裏帝座熒煌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輔相天地而莫名其功師友造化而不見其跡遊心於淡不娭訪安期羨門之徒與物為春直可居伏羲黄帝之上唯清淨所以長久而泰定是為康寧萬國嚮風不間仙凡之路千秋

紀節願依日月之光妾玷籍玉京修身少廣自參朝會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不族禱祈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軌陳口號用罄愚忠

宮闕巖巖碧水涯團欒拱揖萬仙家朝擕玉篋收雲實暮濯瓊甌飲月華翠盖風帆辭弱水飈車雲輅徑流沙年年來祝君王壽不記蟠桃幾度花

天申節祝聖語

琴度薰風適啟生商之旦詩歌湛露爰頒在鎬之恩歡

動兩宫福流四海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參天地而獨立
與日月而並明整齊乾坤一似成湯之勇智昭回雲漢
無非帝堯之文章而乃脫屣萬乘之尊遊心羣物之表
鬼神饗德産金芝十二莖壽考維祺過大椿五百歲恭
惟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功邁徃初天祐下民作之君巳
見之授受之日子有天下尊於父不違於溫凊之間式
逢繞電之祥大錫需雲之宴麒麟至止芬菲複殿之香
鳳凰來儀鼓舞彤墀之樂花嬌迎笑日暖留隂帷譁騰

山嶽之呼懇切効罔陵之禱臣等世蒙聖澤職在伶官

願祝君王輒陳口號

佳氣葱葱仰太空山河影裏混元宮巍巍太上如天大

日日官家問聖躬不老丹砂元自得無為事業有新功

阿誰得似金巵好長在唐虞揖遜中

象山外集卷四

宋　陸九淵　撰

象山先生謚議附

孔煒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不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

此也自軻既沒逺今千有五十餘年學者猶口耳之
末昧天性之真凡軻之所以語來世者卒付於空言
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
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
生而頴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
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
立不茍隨聲趨唱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葢謂此心
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逺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内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

矩雍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説爽邁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質之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由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雕鐫理勝而無庸繚繞無意於文而文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民如赤子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言立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禀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宏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為稱謹議

覆議 附

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 闕 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 闕 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曓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絶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諡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定特立之見超絶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内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一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

過博士議是謹識

象山先生行狀 附

楊簡撰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媯姓至齊闕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為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

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韈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注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

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

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陳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

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强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乎後至者相觀而化猶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旣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

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

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廸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大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勑令所删定官

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太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工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昔時面對粗陳大議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

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遷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自出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憫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感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至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宫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比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

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祑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熈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争利害於前太守唯黙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賛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

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喻以理義

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

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强先生皆得之

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遣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

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

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

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

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

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盖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

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唯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廪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欲修築子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

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惟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税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偵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税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奸弊而門吏取

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冐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廵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

税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傔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

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
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
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
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逃者絶少他日官
兵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
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
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
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禱莫

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洒掃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乃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

某講學之地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姚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

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賛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慈湖遺書　　　　　　　　　　別集類三 南宋

慈湖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祇命按大江之西丕釐庶政罔不協於一馴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騖口耳俾聖道不明於人心畏難苟安恥論懼蹈支離為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淼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讐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鏤諸梓將昭夫世之學

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為學存省體克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歷數高遠運行之與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濶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為學以自命於聖賢必托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若有悟措諸

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於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為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為本以明體適用為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已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内外罔不

章叙孚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吿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遡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之書尚多兹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

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慈湖遺書卷十九 續集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

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强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頗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

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葬於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畈先大夫墓左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恒愷愉孟女歸顏袞仲歸舒鉞季歸李球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溫州兼管内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微礙某剗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始終無作止日

用光照精神澄静某深所敬爱後遣冡子標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閨閫不嚴而治歳大歉數日杵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捄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櫘野殍捐地數畝為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呉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甞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於季子有呉延陵季子

之墓異乎後世槩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檟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予子孫皆覺又皆兢業仁守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夫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闕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迺底於寧隣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

駕嗣王温顔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為甚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于

昆弟睦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

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璿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枱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墓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求歸外氏敬事舅姑黙符禮經淑質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恥子女衆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

恕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慊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葬於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户叅軍女三適里世魯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心即道一貫不二

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拾遺

戸部乞免發見錢劄子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切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百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祈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苗却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遂縣苗米各行摅數催科雖本

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伺候梅雨方趂勢發下才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舡所不敢行切念本州買銀係本省則即不虧損省部用度每貫却又有回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特賜憐免

又

某近以本州水路不可發錢具事目瀝懇方處妄發獲
譴過蒙誨諭裁減一半足見仁人之心即合依稟奉行
然事有利害不容拑口所賴鉅賢理財灼知其故方敢
再三瀆尊伏念本州六縣只是休寧有小水路到州城
遇春夏之交時雨連併方能通行木筏地高勢下轉眼
傾瀉常時淺涸可涉今本州官錢當有水之際又無緣
樁辦數足而外縣之錢登陟山險一一般運倍有所費
州縣何皆窘乏脚乘之費何所從出又無水可以赴水

同時遣一歲之內或得水而無錢或有錢而無水其不可一也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于廛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今若一旦拘刷見錢發納不半年一歲即見錢竭無流布善後其不可二也水道灘險阻皆是亂石與贑梗相類舟破錢沒雖坐罪官吏禁錮管押人何從追理其不可三也自有郡以來因水不通流故苗米無上供之綱一切折絹而以錢作銀行之已久故本州發納

亦不曾出違省限非若他州拖欠之比今若發錢則無水之時非人力所及必有經年留滯之患却致有悞給遣又侵欠盜用弊從而出其不可四也有是四事不敢緘嘿伏望詳酌許令依舊

浪語集卷九

嘲欲借予雜藁者

斯文道本可忘形退也收藏用即行要得任牵驢狗在無端何似借書生

郎君到底亦何知奪卷書生真數奇惡語故應多爻氣殘藤無用寫來詩

浪語集卷三十二

八陣圖贊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中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者隆土為魁基在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島埶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

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説以為江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藴魚復陣於江路而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犇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捲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瀨其衝子石峯如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

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為首則廣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壁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尊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

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
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
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
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月斬牲祠白
帝肄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
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
陣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
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

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武方圓牝牡衡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思今敬為之賛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從衡端如置綦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

奮陣形維八天七攸存回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
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
播虵旐龍旗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
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
設實司啟閉無鍵而闗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
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
知遄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
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夘由本

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睞斜窺
孰知其次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
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
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墮都肄誰其興
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罷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
蒼叵測心服奇才歎興勍敵廣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
淩江郎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

壞率然之虵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石湖詩集卷十二

龍津橋 在燕山宣陽門外以玉石為之引西山水灌其下

燕石扶欄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迴西山剩放龍津水
留待官軍飲馬來

劒南詩稿卷十三

舟中

木落霜清水鳥呼扁舟夜泊古城隅吹殘晝角鐘初動

低盡寒空斗欲無浪迹巳同鷗境界遠遊方羨鴈程途

高檣健席從今始遍歷三湘與五湖

劒南詩稿卷二十七

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在興元常以是日獵中梁

山下樂甚慨然賦詩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生年六十九重陽轍遍秦吳歲月長南鄭從戎嗟尚壯中梁縱獵最難忘離披雉拂雕鞍墜奔竄狐穿古冢藏夢斷酒醒今萬里亦逢佳節重悲傷

劍南詩稿卷六十六

北窗雨中作

鬱蒸作不解風雨來有信豈惟窗戶清更喜草木潤簡編既陳前燈火亦可近跂予望聖賢傾河洗驕吝扶衰幸未死吾道其少進安得平生歡懷抱為君盡

戲書觸目

貍奴閒占薫籠臥燕子横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
憑闌小立試單衣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十餘開口何曾談世事
收身且復愛吾廬

又

行徧人間病不禁鬢毛飽受雪霜侵茅簷一夜蕭蕭雨

洗盡平生幻妄心

劍南詩稿卷八十三

秋日遣懷

又

今年秋氣早風露應時令晨起換熟衣殘暑已退聽松聲滿庭戶蕭然失衰病人衆何足言天固不可勝

跋

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

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為小太白篇什富以萬計今古無雙或評如怒猊抉石渴驥犇泉或評如翠嶺明霞碧溪初月何足盡其勝槩耶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虡編緝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定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湖南毛晉記

南湖集卷[illegible]

宋　張鎡　撰

敬和東宫春日泛湖韻二首

畫鷁風隨舞燕輕鏡中天地著佳晴湖山自古詩多少妙處青宫為發明

壬寅立春

路轉脩林特地殊九光霞氣冪仙廬蒼瑶不刻飛天篆盡是三清玉帝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宋 韓元吉 撰

戒先酒文

處之公醖多敗賓至輒取酒他所人以為病紹興十五年易庫於郡廨之西南負山嚮明下臨大川地極爽塏其冬之閏遷焉好事卜日之吉以桃茢葦索取釀具而祓之命巫祝以戒於先酒曰洛汝帝羸儀氏之英下逮唐杜誕著厥靈窺竊造化合和黍稷頒天之祿伊酒是職導養血氣五味之醇已疾扶老以壽我民凡禮之大

賓嘉吉凶非爾不成萬方攸同夏王胼胝弗克爾旨唯
商之高良弼是視周登太平有醉之既叔季厭德崇湎
於池亂性傷生上惑下迷嗟汝基胎允罪允功利將害
除為世所容今我是邦公廚百壺泉有並醴米有稃珠
汝胡曠瘝弗即乃事惟醯惟醨是類是比口則起羞釁
則受恥邯鄲之圍貽誚萬世吉日良辰爾居告新甕盎
潔清麴櫱載成却除不祥屏蚋去蠅往其協心悉效汝
能希於聖賢毋受惡名我侯在堂歌舞具設獻酬倘徉

一飲千日汝奠汝祭醉飽有餘唾罵弗興百神與俱變
毀為譽不亦美乎敢陳訓言請問何如巫對曰唯唯

易足堂上梁文

生長番陽因早孤而背井飄流胥浦適久住以成家乃
結茅茨以避寒暑轉菴居士世間長物海內窮民書劒
逺遊老作諸侯之客簞瓢獨樂常多長者之車定居雖
愛於江山高卧每憂於風雨賴豐歲石田之入兼故人
草堂之資始辦數椽僅容雙膝焚香讀易知天命以何

疑延景揮觴稱吾心而易足修梁斯舉善頌攸同

兒郎偉抛梁東五十今成一老翁賸種秫田留客飲醉鄉無日不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秋水年年滿稻畦四老堂中揮翰手甘心壟畝把鋤犂

兒郎偉抛梁南鄉國羣峰碧玉參夜鶴曉猿休悵望江鷗沙鷺久相諳

兒郎偉抛梁北邉頭無事民休息諸塵不染在家僧一

切隨緣安樂國
兒郎偉拋梁上青面老人諱實相大鵬斥鷃永逍遥明
月清風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親戚時來共情話感懷誰復助蒸嘗勞
力從今畢婚嫁伏願上梁之後四大輕安五窮辟易里
社同春秋之宴田園了伏臘之需有餘閒之人過門
問字無催科之吏姑我吟詩永佚餘生式貽後
嗣

雙蓮堂上梁文

草滿池塘喜謝公之得句花深林館稱韓老之投竿地接仙都時容吏隱䟽剔蓁蕪之舊盡還水竹之幽湯齋主人意廣才踈心勞政拙自愛桑榆之暖靡辭枳棘之栖拄笏看山寄吟情於天外移牀對月橫逸興於座中視執扑於兩筵方偶功於一堵清香晝戟雖無燕寢之風流官柳野梅猶有草堂之氣味闢軒窗而面水浮枕簟以生風式舉修梁用伸善頌

抛梁東山鎖溪流一箭通江路數行新柳綠海天千頃
斷霞紅
抛梁南千步虹橋跨碧潭玉匣雙龍人不見劍池寒水
夜光涵
抛梁西金碧琳宮寶篆題介福舊開元命殿觚稜鬬角
與天齊
抛梁北令尹堂中民訟息村歌且和竹枝詞社酒猶嫌
醅甕窄

抛梁上目盡青天連疊嶂長安家信日邊來千里白雲長在望

抛梁下水竹光中詩酒社菱葉荷花取次生天香國色俱無價伏望上梁之後冤攘永息水沴不興樽酒追歡賓友來過於稷下詩書解說主公毋滯於周南從犬吠之相聞任烏來之亦好長為盛事以燕後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宋元卷　第二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８１６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３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０６